

小舟先生

補庵談戲

第一集

定生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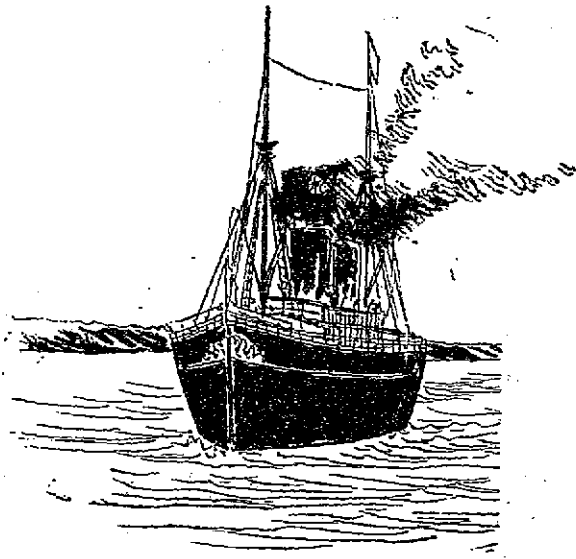
序

孰使韓子談戲者。談戲非韓子所任。且非朽之所知於韓子者也。朽老矣。苟以聲歌自廢。吾雖覩然視息哉。吾猶行尸也。韓子猶盛年。無朽之義。不應不自惜其言至此。談戲胡爲也。韓子善居室。癖於花。荒枝斷梗。手藝之輒活。尤嗜梅。着花三兩。疏落欲仙。蕭然物外。無戚戚容。每過其庭。令人作山林想。殆有得於中。而只以自怡者耶。七年前由白下來京。過我春雨小樓。狂飲並醉。韓子固健談。慷慨論天下事。朽輒以戲亂之。爲歌大蘇氏水調歌頭。不審猶憶之否。今幾日耳。談戲胡爲也。孰使韓子談戲者。韓子歸來乎。檀板金樽。待子久矣。試把臂入林者。

甲子三月朽老人作於退菴



序



—  
—

## 自序

宋人有寶其坏砧者。歲時則祀。潔酒醴。必以虔。若對越然。或噉之。宋人曰。吾業坏有年矣。衣於是。食於是。事父母。長子孫。於是。以其餘。調鄉里之貧者。貧者且德我。子以坏砧不足。君所乎。吾則至寶也。余之恃文而活也。於今二十年。居諸急於駒隙。歲不我留。知非垂厝矣。思欲從此致力於一途。而舊作則吾之坏砧也。火之有愧於宋人。擬哀集所作。擇其較可存者。都爲一集。得八種。顏曰。又次集。老學困學。古人皆有名之者。又次者。困學也。不敢竊古人之名。而竊其意。以蘇。免於孔子所云之民之最下者。計補菴二十年日記。摘鈔文存。詩存。詞存。雜體韻文。小說話。補菴讀書記。而戲曲亦爲八種之一。顧皆隨時載筆之作。且強半以易薪米。各稿多散失。存者蓋寡。自審讀書記似薄。有心得。餘皆敝帚。或過時。須有甚長時間之選擇。與修正。而讀書記多不自量語。從未敢以示人。意晚。

出。一。年。或。尤。悔。較。減。也。昔。者。侯。子。朝。宗。既。壯。而。悔。其。少。時。之。作。因。以。名。其。堂。則。吾。書。又。可。名。爲。老。悔。矣。惟。於。戲。曲。差。覺。放。膽。其。體。微。薄。搢。紳。先。生。羞。爲。之。即。有。愆。尤。無。關。大。體。乃。俳。儂。星。祝。之。事。吾。則。不。妨。爲。之。曾。著。石。壕。吏。傳。奇。爲。汪。君。笑。儂。索。去。今。不。知。此。稿。猶。在。人。閱。否。然。無。足。深。惜。猶。眷。眷。者。祇。以。亦。一。時。心。血。耳。著。戲。本。六。種。已。被。之。管。絃。惟。亦。不。成。作。品。他。日。更。爲。之。或。較。有。差。前。一。步。之。經。驗。今。之。談。戲。乃。吾。自。動。印。行。之。初。軫。吾。自。竇。吾。坏。砧。耳。世。有。嗤。我。請。宋。人。我。可。也。

癸亥祀竈日敘於補菴

# 標點符號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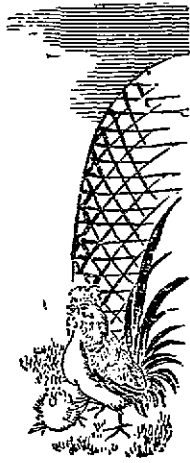
- 一。句號
- 二，讀號
- 三；分號
- 四：冒號
- 五？問號
- ！歎號
- 「」引號 引用成語或特種名詞及特種字用之
- 七（）括弧
- 八「」專名號 在字之左地名人名國名用之
- 九『』書名號 曲本戲本戲名同



十

朝代名號

右列各符號、適用於附載之編戲贅言、以其爲語體文也、談戲文乃文言、以便於分別故、有時亦適用第六與第七等之符號、習見者從略、



## 例言

- 一 本書乃雜記體。故次序至不一定。且有時所談出於戲外。乃爲戲談儲材而作者。
- 二 書中所談。見聞各半。有時詢諸友人。其誤謬者。隨即改止。不及改者。俟之再版。
- 三 戲之爲物。古今新舊。門分類別。即專就曲本戲本言。已浩如煙海。著者惟據所見及者。據爲談資。其出入異同。統俟參訂。
- 四 音律聲調。爲舊戲之生命。曲牌南北。已成聚訟之具。宮商雖有專名。乃無定律。若皮黃之所謂「調門」。則文人所習。與伶工所習。其相去至不可以里計。不惟無定律。乃並無專名。如「尖板」之「尖」。有謂宜用「簡」者（簡略也）有謂宜用「閒」者（閒斷也）有謂宜用健者（挺健也）有謂宜

用建者（另建也）各自成說。其他稱是。今則擇其近理者用之。或從俗。拙著非研究音律之專書。俟有作者。再行訂正。

五 崑高尚矣。而不通俗。皮黃秦腔。較爲時尚。故所談關於皮黃秦腔爲獨多。且側重『京派』一國大矣。各有其土宜之戲曲。即一『梆子』。余所聞者已七八種。燕雀平分。其勢良難。不能兼顧也。

六 戲班術語。得避則避之。有時非用不可者（否則不能解釋）則亦以京派爲準。至其名詞。每難索解。以曲本譯之。則又多不可通。不得已。姑從俗。即如『皮黃』二字。其解釋已多。拙著意在談戲。不暇一一考據也。

七 板眼之分。崑曲已然。至皮黃則尙尠專書。汪君笑儂之正音集。大體略備。拙著所用名詞。多本之汪君。其不通行者。略參之京派。

八 著者自身爲『情理的』。爲『教育派』。且爲『通俗教育派』。故對戲

觀念於此爲獨詳。

九 著者於新舊派別皆無成見。暫時所致力者爲『半新半舊派』。故所談不限派別。有以『騎牆』目我者。不辯。

十 著者之希望。意在由此而成立爲『戲學』。戲體至大。絕非一二人之知識所能勝。必分工而治。方克有濟。同志賢達。尙其教余。

十一 拙著係隨時載筆。以發端之。『與張君函』爲文言。故一律以文言記之。作語體文慣。有時帶有語體文氣息。游戲文字。無關宏旨。閱者諒之。

十二 文詞刪正。多受益於林君墨青。工尺板眼。則參之退菴。老人與楊君韻譜。其他惠我之友朋良多。不備列。



例  
言



補菴談戲第一集目錄

緒論

談戲零拾一

談戲零拾二

談戲零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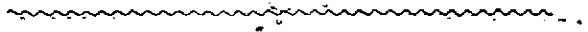
談戲零拾四

談戲零拾五

編戲贅言

目  
錄

367266



目  
錄



# 補菴談戲 第一集

## 緒論

戲亦可成爲學乎。曰：自然界萬象。人事萬象。莫非學也。學之成立不成立。在其方法。及其『質』與『量』之分。晰有無。可以卓然自立之點。苟其有之。則究其質。極其量。而以科學方法整理。而統系之。無在不可以成學。輕重緩急。或有之矣。謂其不足以爲學。則無是理也。

戲之爲物。其體至巨。其歷史亦甚悠久。使天下而公認。可以無戲也。則便應革之。禁之。使其名不復存在於人間。若猶未也。則焉有人世公認。爲可以存在之事。而無人焉。董而理之。俾進。而日。即於良。乃一任其污垢。荒穢。長此終古者。吾嘗以十餘年之餘力。從事於戲之研究。造詣淺。不敢自諱。然而確認戲之爲物。其本質與世所視爲『玩物喪志』者。大異。社會間。既不能一日無戲。又不



能革而禁之。則必進之。而使之日。即於良。戲不能自良。又必有人焉。且不一人焉。各視其知能之所至。用心焉。致力焉。文學而藝術。而教育而娛樂。而不拘一格。改革而刷新之。夫然後戲乃能良。不此之務。而惟惡戲之不良。望望然去之。若將逸焉待之百年。未有能濟者也。

世之致力於戲者。亦多術矣。而戲之不良如昔者。非戲之過也。豚蹄而祝。籌車天下。無如是僥倖事。戲體至巨。吾國人則千百年來。皆輕賤視之。近數年間。國人對於戲之興味。較十年前。乃漸漸濃厚。而視戲之眼光。亦漸漸加高。成績之表現。吾固無以張大之。惟謂之遲緩與細微。吾亦承認。謂之絕無。則似不可。此亦可爲志同道合之友朋。所私相慶幸者。更始之難。百業皆然。正不必餒而自阻。前途萬里。跬步皆功。至其所以進步遲鈍者。亦自有說。

一學之成。非旦暮事也。其最遠之遺留。往往在千百年以上。幾經躓蹶。幾經迷

誤。幾。經。失。敗。有。時。所。穫。極。微。困。窮。終。老。爲。天。下。非。笑。甚。者。又。棄。而。之。他。此。中。不。知。汨。沒。多。少。賢。豪。灰。傷。志。士。心。肝。矣。獨。其。精。力。所。專。而。得。來。一。鱗。一。爪。之。成。績。則。每。不。隨。其。人。以。俱。沒。時。隱。時。現。還。以。遺。之。後。人。至。其。最。後。成。功。之。後。人。得。來。每。在。笑。拈。梅。花。時。非。其。術。之。與。人。殊。也。非。其。才。之。過。人。遠。也。承。無。數。無。量。前。人。之。躡。蹠。者。迷。誤。者。失。敗。者。之。遺。留。一。旦。時。會。與。環。境。湊。合。焉。往。往。集。其。成。於。剎。那。間。而。名。亦。歸。之。矣。此。富。爾。敦。瓦。爾。特。輩。之。所。以。功。成。而。乃。眼。淚。洗。面。人。生。極。得。意。時。有。時。情。感。之。烈。與。極。失。意。等。此。中。甘。苦。非。過。來。人。難。相。喻。耳。

成。功。者。何。年。事。乎。何。人。事。乎。吾。皆。不。知。亦。不。問。惟。盡。吾。心。力。期。於。何。年。何。人。之。成。功。者。有。鱗。爪。之。穫。則。或。者。爲。吾。之。所。可。能。而。致。力。之。始。乃。不。能。不。慎。審。而。擇。一。較。有。方。向。之。途。徑。此。途。徑。維。何。卽。科。學。方。法。是。也。吾。非。謂。吾。之。談。戲。已。爲。科。學。的。更。非。謂。戲。於。今。日。已。可。名。之。爲。學。語。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吾。

且竭誠盡忠引起同嗜者之真正興味與不自菲薄之自信心使逐漸而共同爲一有目的之傾向吾之始願如斯而已世界學問皆世界公物樂此者爲之更非謂必須人人皆致心力於戲也

吾愛小說因而嗜讀小說然而讀徧千百種新舊小說卒不得吾心甚愛之小說即比較認爲有十種以上之可愛小說而亦不得一二種美滿可愛之良好小說私心擬議以爲欲得美滿可愛之良好小說其作品之原料必備以下八條件之數者或二三

一 無所不用心之學問 (謂於各學能知其大體 非必無所不通也 下仿此)

二 無所不開之眼界 (如紅樓夢寫豪富 村學究夢不到也)

三 無階級不備之交游

四 無所不經之閱歷

(舊小說寫戰事無一佳者 左氏寫戰 乃作文章 列國志尤遜 卽三國演義亦外行 閱歷二字 爲根本能力 無此即任何佳妙 乃文章家之小說 非小說家之小說也)

五 無所不備之人譜與無所不嘗之世味

六 無所不游之名山大川 (顧炎武之山川 是「走來筋」不專憑看圖)

七 無處不入之萬種社會 (寫實派非此不可 如兒女英雄傳之寫科場 官場 現形記之寫接差 非身入其中者不能 想像爲之 經不得明眼人一看也)

八 無體不備之文學

具備八者殆「超人」矣。然而最低亦須備其一。二。且吾之所謂「無所不」者。殆極言之。乃充量至盡之意。若曰於此殆十得七八焉耳。非謂必事事而無一不知。無一不能也。若歐文。若曹雪芹。若迭更司。即可謂之備有第一第二第七之資格。若施耐菴。若哈葛德。若吳敬梓。則可謂之備有第三第五第四之資格。若湯若士。若王實甫。若蒲留仙。若孔云亭。即可謂之備有第八與第五之資格。若羅貫中。若魯俄。若托爾斯泰。若南亭亭長。即可謂之備有第六與第七第五之資格。雖不盡然。大致略近。人固未有所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世無超人則

將永永無美滿可愛之良好小說乎曰有以有之曰分工。

小說如是。惟戲亦然。中西戲本奚啻萬種。安得所謂具備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而爲之分工而治之。則舉之易易耳。

今之所談。即將以爲他日分工而治之初引。姑就戲之全體。分爲主客二事。主體言其質。客體言其量。其質所含。爲若何成分。吾所見及者。略言之。見不及者。俟之友朋。其量所被。爲若何深廣。吾所見及者。略言之。見不及者。俟之友朋。從此由略而詳。由粗而精。由寡而多。由紛而理。然後以一定之方法。治之。假我歲月。庶乎近焉。

昔在天津。曾質羣學肆言於嚴先生。又陵先生曰。所以名之肆言者。乃示治羣學者。以途徑。非即羣學也。斯賓氏原書。即自言之。由此可以見治學之難。若吾之談戲。乃思與海內同志。尋途徑耳。世有先進。而示我周行者乎。

如上所述。乃我所恃以致力於戲之假定方向。若夫對戲觀念。則我之所持。略述如下。

吾視戲爲通俗教育最普遍最鋒利之工具。每欲利用之以達通俗教育之所欲設施。次之則亦認爲藝術化之一怪物。最下亦一高尚之娛樂品。絕非『玩物喪志』之說。所能駁倒。惟千百年表現於社會之所謂戲。其質已腐。其體極穢。濁間有不可磨滅殘餘。未盡之精華。亦荒蕪而不可理。其主體既頹廢。社會對之遂生厭惡。方正之士。則視爲敗德墮行。避之惟恐不遠。間有一二好之者。亦只視爲消閒娛樂之具。業之者。以世之輕賤視之也。則亦不復自拔。亦自承曰。吾業真乃輕賤云爾。而不悟以社會上無日不與人間世之老者。少者。男者。女者。智者。愚者。情感上。耳目上。時時接觸之怪物。舉世賤之業之者。亦自賤之。賤之不已。乃至使流品出於倡下。其不思亦甚矣哉。

於此有人焉。知戲之不可爲。而可爲。而又惡夫舊戲之不可與一朝居也。則思。自樹一幟。強起而奪舊戲之席。於其本義。吾無間然。若其步法。則吾於今日。尙不能表十分之同情。吾亦思。欲奪舊戲之席而代之者。非自立異。各行其是。步法不同。非有所不足於今之新派。疑我者多。故略言之。

凡一事之創造或改革。其最初發動者。每失敗。憑藉單薄而敵多。助少也。然必人人皆畏其失敗。則此事將永無首倡之人。昔在天津。曾與津門諸賢。於戲曲改良。効其棉力。卒乃失敗。敗不自餒。諸賢所造之成績。有間接或斷續而獻之社會者。在我已屬大慰。林君墨青。嘗自謂「挨罵亦是義務」。吾謂「失敗亦是義務」。吾曾鳩資於吾鄉辦煤礦。大失敗。幾至破產。近數年間。吾鄉之煤礦事業。其每年純利。有超過股本三倍者。七八分者爲常。吾自失敗耳。非其事之根本上不可爲也。

於戲亦然。吾所造淺。其知識與能力。皆不足以舉戲之一體。然而好之。自若思欲利用戲之心。猶熾如昔。則出吾餘力。得暇仍從事於戲之研究。職業者。非職業者。有友若干人。凡有一言一事之合於吾之對戲觀念者。皆中心藏之。視吾力之所至。爲不懈之努力。亦曾試爲戲本。演之臺上。則留心觀衆對戲之心理。及其批評。而吾之自身。則置之毀譽外。吾乃嘗試。非以博聲價。乃欲試吾之工具。此後必如何。乃適用耳。

如是者。有年。吾固自知。未可以舉戲之一體也。初未嘗有問世之念。今之談戲動機。發於一時之興會。時方新年。良友咸集。姑談之爲樂。乃一談之後。而覺吾所欲談者。汨汨腕下。則縱筆書之。粗具統系。不設體例。興之所至。不欲爲體例所束也。既而所談漸多。則姑登之報端。更多報。莫能容。則姑印爲專本。竊以爲如我所談。固不成爲及格之作品。然循序而進之。未嘗不可爲他日成功者。參



---

緒論

考。之。助。謂。我。知。戲。則。我。豈。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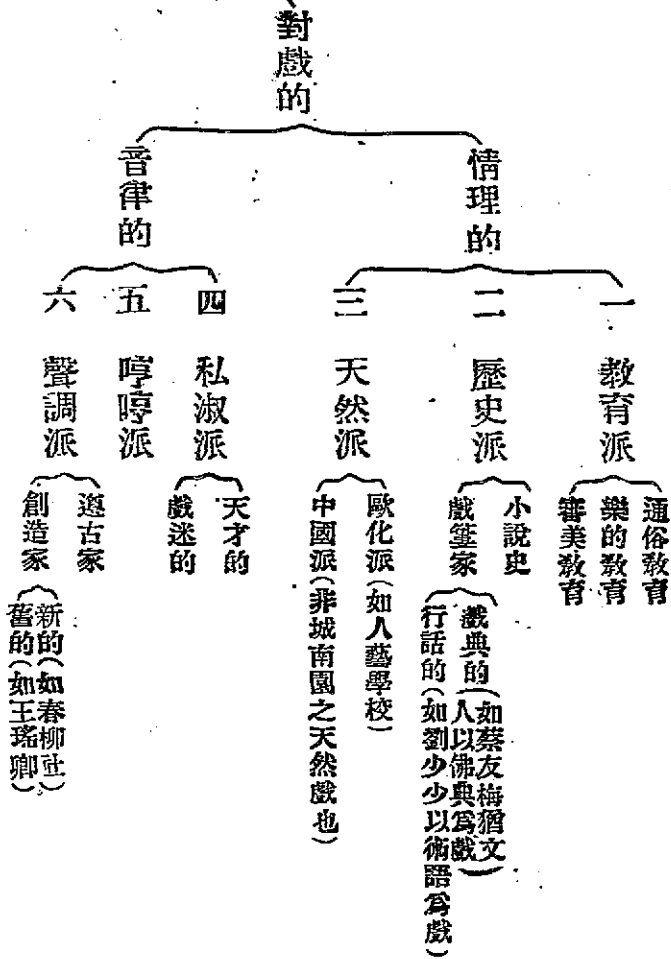
談戲零拾一

此次談戲造端於『與張君我我談戲』之一函。有所欲言。輒信筆書。者。著。干紙則審津。其長短亦至不一律。名曰零拾者。一則所談極極浪漫。館藏所。談不過竹頭木屑。隨時儲之。備他日成書之用。非著作體。乃雜記體也。惟統系。上稍有分寸。差不淺亂。未嘗不可順其次序而章節之。惟張函已發印。則姑仍之。

今將此函列爲零拾之一函如下。

讀評戲八則實獲我心。『使君於此不凡』戲雖小道。苟得其趣。每令人入而不返。惟南海觀佛各有所見。因引用便利起見。強分之幾派幾種。今之所談。爲評伶屬於戲之客體。其大致如下表。

# 戲



對人的

藝術的

捧角家

七

批評派

評 評 評  
作 作 唱  
人(如評其家世師承或行為)

八

比較派

九

古典派

十

起居注

義務的(有不可說野心家名士之分亦有臨時義務員)  
職業的(如訪員之類)

十一

不可說派

十二

望海派

生計的  
嗜好的

十三

票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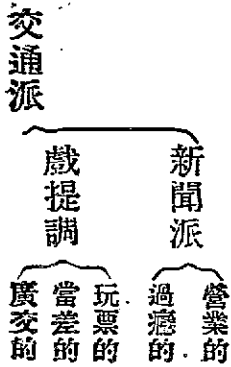
十四

交通派

新聞派  
戲提調  
名士  
野心家

右表係就戲之客體而言。計分二系、四類、十四派、二十二種。

私淑派。專學一人或其一腔。爲汪爲譚。各有專攻。故與啞啞派不同。而又  
有『天才』與戲迷之分。古典派、非戲典。乃伶典。如譚之出箱。其鞋如何。楊  
之惡虎村。其腿如何。皆如數家珍也。起居注派。記伶官言動。碧雲霞。昨夜  
喫繸杯茶。用某種杯。喫茶時。曾嫌涼否。皆起居注之天職。望海派即票友  
之欲下海者。故不得不與成名之伶接近。惟交通派類別又雜。試再列分  
表。



名士

詩酒派

品花派（品花寶鑑之品花）

野心家

對人的

對業的（近來此類甚多）

野心家與第十一派之不可說派。根本不同。其目的與手腕均大於不可說派。萬萬也。第一類之新聞派。如從前公言報之張謇子。現順天時報之聽花。皆此中泰斗。吾謂聽花之詩多矣。嘗謂使聽花之詩縱橫中國詩壇。實中國詩人之恥。近又見其所作「慶調一覽表」。（見順天時報十二年一月一日新年號）吾謂亦中國劇界之恥也。戲提調平日與伶人周旋。專以備達官貴人堂會時接洽伶人者。每階此得不次賞。如譚鑫培所最得意逢人輒道之「催場總長」是也。交誦派人物極複雜。以上所列。雖不能盡。大致如此。

大作八則。近於第七派。吾於此派。最心折。今京報『小說週刊』記者。徐君凌霄。〔無外行語〕蓋主觀的批評。各有好惡。客觀的批評。則非如科學家。字字有證據。不足以服人也。此派實『藝術的』正宗。惟大作有與鄙見出入處。新年多暇。膽瓶中寒梅。送香晴窗。弄筆與大雅談。伶官傳亦一賞心樂事也。

執事評梅。『有攻無贊』。嗜好與人殊。鹹酸』可以移贈。惟梅實有獨到處。其得名固有『幸連存焉』。真本領亦自不弱。試從消積方面定分數。若尙小雲之『勝』。程艷秋之『走』。白牡丹之『手』。近日新改工。頗露頭角。徐碧雲之『眼』。皆有天賦上『不可醫』之病。以致減消分數。試問梅有之否。即此『挑不出毛病來』。已屬難得。再於戲爲一系之『情理的』。向不發『對人的』。『議論』。今與執事談。實爲破格。而所談者。又爲『藝術的』範圍。故立言與平昔所持略異。非欲加入『梅派』。或『反梅派』也。

（吾觀梅之二本虹霓關（貼）乃解得洛神賦。翩若驚鴻之「翩」字。婉若游龍之「婉」字。執事不以其染梅毒乎一笑）

評余極公允。所謂『大方中見骨格』。自是酌論。微嫌『上口音』。近於矯作。特不似馬連良之甚耳。

評裘別有感慨。罵盡世人。裘初出科。頗有『三日於菟』之概。惜性懶。得錢則『鳳凰不如我』矣。故其藝遠不如五年前。近來『銅錘』與『武』不分。然而『白抹』如董俊峰。『二面』如郝壽臣。皆不可限量。淨角正。大有人。不僅一裘桂仙也。

執事評王鳳卿。頗不刻。實值得『如此一批』也。惟近來『王帽』正宗。只餘一鳳卿。尙可作『模型』。看慰情勝無。若寄人籬下之說。則不適用於評伶。梅於十年前。固寄鳳卿籬下者也。猶憶遊戲雜誌有『見人吃燕窩有感詩』。警句爲『卿



喫燕窩郎喫茶』第二首即爲『郎喫燕窩儂喫茶』郎代鳳卿寫慨者。本事爲上海某園主招待二人前後盛衰之故事。執事猶憶之否。

陳德霖自是神品。梅只是能品。昔人羨少年發科者謂『其才可及其年不可及』吾於陳亦云特反用之耳。此專就其行腔而言。且視其爲某種戲。

九陣風總不能脫盡所謂『海派』。至其藝之嫻熟。則誠如尊論。戲班中謂武旦有二難。一『躡工』。二『捧打』。第一要穩。第二要捷。其練躡工時。綁躡立於方案之極邊。手捧盤。盤中置杯水。令滿。不得稍傾側。一立輒數小時。教師又從而猛拍其案。水不得溢。稍溢則鞭撻隨之。吾人在劇場中。叫一聲『好』。不知無告之千萬可憐蟲。在此種黑暗地獄中。用幾許血肉換來。此中尙有所謂人道耶。閻氏子穩而兼捷。當知其用幾許血肉學得對藝言。又當別論爲人道計。願有心人不復提倡此種藝術也。（戲班待學徒越好越打。即無錯亦吹毛求疵而打。謂之「打好不打柴」。柴者。柴頭。即劣品也。）

楊小樓之藝。『信是絕倫』。大作謂爲『不肯走險』。實未經人道過。眞楊之知己。語至其念白。則有耳共賞久矣。至謂『楊以武生能自立於捧旦世界』。可謂慨當以慷。吾亦別有所感。德珺如之小生。其能不弱於楊之武生。然楊猶能自保其『一等角』之身分。一以戲碼與票價爲準。如近來梅賈一元二角。楊亦如之。若高慶奎則八角矣。而德珺如。狼狽不堪矣。一則善沽。一則不善沽也。嗚呼。古今之不善沽者。寧獨一德珺如耶。

王長林當得起一箇『丑』字。近五六年間。文丑僅一張文斌。武丑僅一王長林。於丑角尙生色不少。文斌死。長林老。後起者。其誰歟。

王長林、慈瑞泉、周三元、張文斌之四人者。亞也。一兩婿相謂爲亞。即俗云『連襟』。且所娶爲胞女兄弟。氏孫。此翁亦善於相婿矣。四人者。不惟同業。而更同爲『小花面』。其每年登泰山祝嘏時。必有趣於尋常笑史中所。

紀者此又屬於伶官世家矣。以上言聞之文斌。此五年前語。不知所記有誤否。亦珍聞也。

今日可謂實行『評戲』矣。記得前與穆君錫九函云。評戲八則。容暇作『長談』。頗覺不負長談二字也。日影漸移。談興轉豪。吾於戲曲始終爲門外漢。然竊好之。今日爲特別之『暇』。姑與君再作特別之『長談』。

幼時讀書萬全。受古文業於張師問船。受時藝業於何師澂齋。澂齋師浙之蕭山人。嫻詞曲。工音律。問船師南皮人。久客張文達幕。是以喜京劇。課餘之暇。輒津津談京劇故事。是爲余上戲癮之始。澂齋師每教以小令。於文詞頗不過鈍。獨音律茫然。每發音。澂師非怒則笑。嘗嗤之曰。『汝奈何生於宣化。』蓋吾鄉近山西。山西音程。陳不分。門蒙不分。少成天性。無如何也。昔在天津。故人李君子韓。精五方元音。嘗從之學。欲有所矯正。然鶩劣不能改也。故至今敢於填詞。

而不能度曲。敢於編腳本。而不解工尺。天資所限。不得不自藏於第一系第一類。第一派之第一種。友人中以余好與伶人往還。又喜談戲。嘗有以戲問者。實則依然一門外漢也。第一與第幾。無高下之分。只取分類便利。閱者幸勿誤會。

吾於伶人。最初識侯俊山。其時潘黎閣。侯青照。喜秦腔。張家口爲萬全屬。鎮每有喜慶。必『傳官戲』。侯此時在京。已負盛名。每觀其戲。輒作如何能得看京劇想。第一次至京時。正秦腔寶勝和班極盛時代。得暇則聽秦腔。不諳所謂皮黃也。光緒甲午。二次來京。乃漸知皮黃之可愛。其時名伶多。戲價賤。今日思之。眞白髮宮人說天寶故事矣。光緒癸卯至天津。一寓十年。與津伶多相識。然此時知戲文耳。不知戲趣。略得戲趣。則至民國六年至京始。忽忽僑京又七年。此七年中。始有一千五百小時以上之光陰。消磨於戲園中。而戲癮亦從此日深矣。吾嘗謂此次僑京七年之生活。爲『兩聽一遊』。即聽戲聽講。遊公園也。年來一聽偏勝。聽講時甚少。戲亦鮮滿意者。不將只餘一遊乎。

吾嘗出數月之學費。從張先生學崑曲。

張蘇人尤工笛。京中崑學中人莫不重之。爲南崑老教師。與韓世昌派不同。與京崑亦異。

只

『山門』一折。難得尙能熟讀其詞句。一開口輒自笑。天然不是此中人。無如何。

也。故人傅君瑞卿於北京戲史。稟史均嫻熟。曾親炙於金秀山汪桂芳韓陶等。

崑曲初至京。瑞卿各處爲之揄揚。以此得識其中人。亦嘗聞王益友郝振基輩。

談其所學。吾非能知音律者。至其凡可入於我輩對戲觀念中之材料。則崑亂。

皮黃一也。

北京戲班中人。每自命爲天潢嫡派。視外來者輒以『外江』目之。然問其必如。

何謂之『內江』。則亦無以應也。惟京伶之得大名者。莫不弓燥手柔。於平淡。

中出炫爛匪獨戲也。一切單弦大鼓之類。凡所謂京派京口者。其高手莫不具。

此本領。儻卽內江之所以爲內江歟。

觀近日不賣氣力之楊小樓。與大賣氣力之沈華軒。便可得其彷彿。

紙盡而談猶未竟。則再補一紙。又覺綽裕。試將分派說實行補足。盡興作一箇。

「暢」字。

北京居民之於戲也。殆有奇癖。無男無女。嗜戲浸爲風氣。不惟聽也。且能唱。最普通者。即所稱哼派也。哼派。有音無字。聲不出口。而出於鼻。癖之者。謂爲至樂。戲園中。每於名伶登場後。閉其目。屏其息。側其耳。其指拍案。微有聲響。或以足點地。代板眼。而其頭隨台上唱聲之抑揚高下。爲抑揚高下。若應節。然即此派也。友朋中此派甚多。皆詭譎其所以然。北京真人才淵藪也。

聲調派爲舊戲之生命。無之則根本顛覆矣。余所知交。解此者。頗不乏人。劉君翊民。爲此道中人。異口同聲。所共許。每晤輒泥之唱。聞翊民之唱。乃知聲之所。以美。戲才一石。翊民獨得八斗。此孟君秉初之言。然實公言也。余若得其二。升者。早已登台獻技矣。

某伶謂其遠在劉鴻昇上。所謂地道正宮噪。箇中人如此推許。其能可知矣。

又嘗聞周君支山講連環套之「包」字。俺寶某可算是膽包天之包。純宗黃三。謂有中年老年之分。記此日主人爲郝壽臣。周君敢於郝壽臣席上學黃三。其造詣爲何如者。又聞趙君林少。講劉鴻昇與譚鑫培失街亭之「營」字。山頂紮營之營。真如帖片家比較。定武蘭亭一畫之泐駁。均關年代。非淺嘗者所能置喙也。

比較派專就各伶之能力聲價。評其優劣。伶界中開戲園者優爲之。外行研此者頗少。其標準亦與我輩異。則又「藝術的」專門學矣。

今之票友。在津自推王君直。在京自推紅豆館主。已成定評。君直能戲不多。而專。紅豆館主則生淨皆佳。北京票友之盛。甲於全國。頗有傾家蕩產。畢生專票。一齣者。則真所謂樂此不疲矣。

有因專票一絨花計之丑而傾家者。今其人尙存也。余嘗觀之。惜亦無過人處。此北京票界所共知者也。

者也

不可說派。命名者爲一久領坤班者。此派爲民國以後之特產。其中笑史甚多。可以噴飯。可以雪涕。『不可說』三字盡之矣。各小報上。每披露其『捧角文』。劉喜奎之母喪。有所謂草頭名士披麻衣。自稱孤哀子而哭奠者。此派之開山祖師也。

閒談作如詩語。夕陽欲墜。可以結束矣。吾輩對於戲之希望甚奢。此十餘年來。以欲利用戲之故而轉爲戲。所利用時庸自笑。余對各派無偏袒。亦無成見。以爲苟有功於藝術者。無新舊。無中西。一巾天然派。自劇專悲劇發生後。猛受一大打擊。實劇界之不幸。今日之蒲君伯英。大似三年前山東易俗社之王君魯生。與十年前戲曲改良社之我有冤不敢向人訴。再接再厲。非異人任。祭觀陳大悲。余思汪笑儂矣。歷史派近頗銷聲。即一殘缺不完之『戲考』。與出世即殤之所謂無聊文人之『戲雜誌』。只出嘗試號與第一期。



亦無繼起者而梅蘭芳赴滬之隨扈載筆其佔北京報紙之篇幅視黃陂出京殆爲十與一之比例吾輩自命教育派對此作如何感想耶

此函爲談戲之發端亦即吾書之所由起函中所列之表乃就社會上對於戲之客體有若何表示者摘要列之非云更無挂漏盲人相約而捫象得其耳者以爲象似箕得其齒者以爲象似椎得其足者又以爲象似柱吾乃就吾所捫及者而談之耳

庚子以還看戲亦多矣辛丑求成苦戲也回鑾場面戲也（戲班謂排列龍套爲場面戲如八大錘回荊州是）辛亥遜國滑稽戲也洪憲反串戲也復辟玩笑戲也參戰過場戲又暗場戲也皖戰奉戰靠把戲也援湘援川捧打戲也法統戲中串戲也有爲臺上之演員者焉有爲臺下之觀眾者焉而要之莫非戲也

不但此也。吾人讀世界史。讀中國史。試將其中重要顏色抽去。三人則此書便無光彩。豈惟無光彩。爾乃至便不必讀堯舜禹湯與夫羅馬大帝亞歷山大等等。王帽也。伊尹周公與夫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等等。生也。姬發項羽與夫拿破侖維廉第二等等。武生也。太姒維多利亞。則衫也。武則天徐士寶之流。則花衫而點綴潤色。如古體詩之必有黃金白玉。一聯如駢體文之必有佛黃儷白。一排則有如虞姬有如西施有如寇白門李香君卞玉京有如紅拂紅線。聶隱娘而爲旦文焉。武焉。奇焉。正焉。中焉。閒焉。孔云。亭其知之矣。是故堯舜禹湯云云者。不過一戲中之重要腳色。中西歷史中西文化。其不可強同者。非他戲本之性質異焉。且至其所以演之觀之之故。則無中無西。莫能外也。

且也。堯舜禹湯。安知非假。近人有謂禹爲天神。堯舜皆想像詞。並無其人。乃至伊尹成湯。亦無其人。關尹王通。亦無其人。然則吾言果非杜撰矣。黃三太。

竇爾敦。安知非真堯舜禹湯枯骨也。黃三太竇爾敦亦枯骨也。必謂堯舜禹湯爲真。誰曾見之。必謂黃三太竇爾敦爲假。亦誰曾見之。謂堯舜禹湯有信史。固也。然此所謂史者。天與之歟。抑人爲之歟。爲之者而人。也。此人曾親見堯舜禹湯乎。然則世所目爲小說家言。戲曲家言。不足爲據者。又烏知爲之者。不曾親見黃三太竇爾敦其人。即曰。必以親見爲據也。則吾之日日耳目所接之。竇爾敦。傭挑水夫。皆確實親見之。何以不著爲信史。即曰。俱不可信。而惟信正經正史。此正經正史。孰與正之。而所謂正者。又未嘗有『木乃伊』術。將所稱堯舜禹湯者。置之書中。乃不過竹簡漆字。或蘸墨書紙而爲之。則其所紀之堯舜禹湯。吾人亦祇能於字句間。想像其面目。又烏知吾所想像堯舜禹湯之面目。乃奇巧而合正。是黃三太竇爾敦之面目。此則於何證之。不特此也。正經正史所紀者。枯骨小說家言。戲曲家言。所紀者。亦枯骨枯骨一也。辨其真僞者。乃屬之現在。

之。活。人。活。人。不。能。起。枯。骨。惟。能。就。枯。骨。過。去。之。事。實。而。活。人。重。演。之。演。於。經。史。  
演。於。小。說。戲。曲。與。演。於。舞。臺。皆。演。也。皆。現。在。之。活。人。演。之。非。枯。骨。自。演。也。既。不。  
自。演。則。吾。意。以。爲。演。黃。三。太。寶。爾。敦。者。又。烏。知。不。正。爲。堯。舜。禹。湯。之。所。曾。演。而。  
又。何。從。而。辨。之。然。則。惟。舞。臺。所。演。乃。能。以。現。在。之。活。人。演。過。去。枯。骨。活。人。時。之。  
事。而。與。現。在。之。活。人。看。其。所。得。較。演。之。經。史。爲。尤。近。吾。說。非。堅。白。異。同。之。徒。逞。  
詞。鋒。也。理。實。如。此。

或謂施七倫即施烺後人而黃某則爲海澄公家然則真有據矣黃君贊  
卿。悉。澄。即。世。襲。海。澄。公。或。能。言。之。也。容。詢。之。一。此。事。余。別。有。所。見。容。於。談。  
戲。本。時。論。之。

有謂聊齋所紀之『俠女』爲呂晚村女者吾友呂君崇軒即晚村後裔云  
俠。女。事。不。可。考。而。晚。村。先。生。無。女。則。確。如。近。日。關。於。曹。雪。芹。世。系。之。考。證。

頗多異詞。(張君少元言之甚詳)此皆二百年間事。已不易得正確之考定。上考荒古。殊不易耳。

此函所談極略。不過一發端語。既談戲矣。則談其客體。不能更遺其主體。於是乃有下節之作。且有時前後語意不相貫者。乃既作第一第二之後。而始補作第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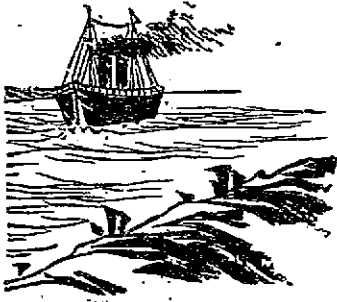
戲於世界。不論何國皆有之。往昔海道不通。初未必有所仿效。乃不約而同。無不各有其所謂戲者。則此物之於社會。其必有甚深之關係。或爲娛樂。或爲藝術。爲人類自然表現之一種。譬徧工具。惟歌亦然。人於疲勞。驚懼。或心緒抑鬱。或狂喜。狂怒。時其音帶每失常。卽歌之所由始也。

以吾國一國言。擊壤歌後。其流萬變。爲風雅頌。爲漢五言。爲六朝體。爲唐律。爲詞。爲曲。爲戲。皆人類自然之音節。卽如世俗之所謂歌。其體亦至雜。戲不過其

一。種。戲。之。外。凡。異。於。普。通。言。語。而。近。於。所。謂。歌。者。殆。無。地。不。有。又。無。方。不。異。若。稽。其。種。類。直。恆。河。沙。未。可。以。其。異。於。普。通。言。語。故。而。即。謂。之。爲。『不。自。然』。離。人。思。婦。其。歌。也。有。思。初。未。嘗。有。意。於。音。律。專。家。之。頭。銜。然。而。若。泣。若。訴。若。怨。若。慕。天。籟。卽。人。籟。之。所。由。始。器。以。節。之。律。以。調。之。如。斯。而。已。由。是。而。成。歌。焉。放。之。則。流。別。萬。殊。其。最。通。俗。者。乃。被。之。管。絃。而。爲。戲。此。卽。歌。劇。之。所。以。興。然。則。歌。劇。本。始。不。由。自。然。而。出。雅。俗。可。分。必。盡。屏。而。棄。之。亦。未。見。其。可。通。耳。

---

談戲零拾一



談戲零拾二

上次與張我談戲。一時興之所至。隨筆爲之。粗具大略。曾與林君墨青函。若有可觀。則就此局架。可成爲專書。惟上次分表。係純粹在戲之「客體」上着想。所談十四派二十二種。其間皆有「對於」二字爲之聯屬。即「客體」也。若其本體較客體尤大。則談戲應有之本義也。

茲所據爲標準之分類法。乃曾氏古文四象之類。非姚氏古文辭類纂之類。其標準根本不同。故蓋一以體例。一以性質也。

前次所作。係就張君之談。而引起我之談。惟分類表開場過闊。有骨多肉少之嫌。其中頗有須補足者。偶然想及。則縱筆記之。故謂之零拾。他日所拾若多。則整理之。一系之專書之成。或有其時。今日竹頭木屑。儲之以待。故所收不復檢擇。若夫挈領提綱。成爲有統系之著作。以俟能者。且容異日。



嘗謂包君天笑之文。每有奇想。惟所欠『容字債』過多。每令人望眼徒穿。何謂容字債。即『容日再說』云云也。文人於筆尖疲倦時。一容字救急不少。真擔債妙品。實則『日』即無期。延長之限期。『容』即不負責任之甘結。若澈底清查。余負此債亦可驚矣。此容字或又自拖一債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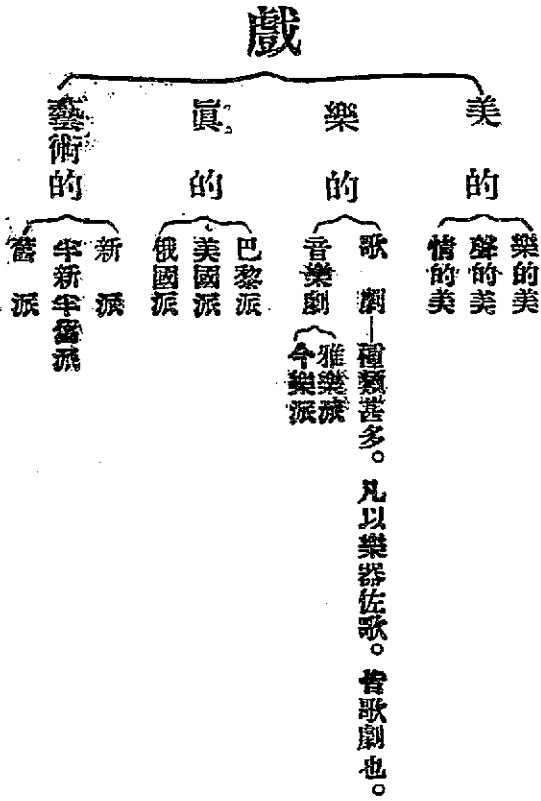
昔著玉簫緣劇本。脫稿後跋其後曰。

生平不織不耕。而妻不啼飢。子不號寒。吾家昌黎公。不我若也。自問無害於世。然亦無益於世。今以游戲文字。假紅氍毹上人之口。而出之博觀者。開口一笑。儻即此生。所自供獻於社會之大業乎。嗚呼。亦可爲也。

今日談戲。猶此志也。惟今之所談。較前年所作之編戲贅言。範圍稍寬。編戲贅言。則爲單純的第一派中語也。(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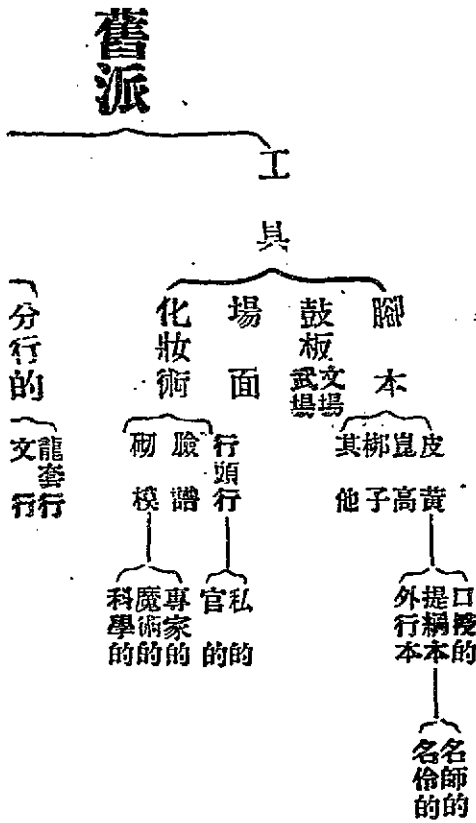
戲之主體。或謂爲『美的』。或謂爲『美的而兼樂的』。或謂爲『藝術的』。或謂爲

『真的』各見所見。殊難爲偏於某一方之肯定或否定。惟就吾所見及者。以爲戲之主體。大致如下表。



戲不論為任何派。其要素為『美』為『真』為『樂的』為藝術。缺一不可。特天然。派所講之『真』為狹義的似不相容。吾今所談關於舊派方面為獨多。舊中又偏重皮黃。當世所尚無如何也。茲將舊派另列分表。

四



演者

武行  
其他

分工的

生旦淨丑

及其他

伶工謂某種腳爲某工。有對工與不對工之分。

吾輩談戲及此。身後可入戲迷傳矣。抑有進者。舊戲之組織。其主體二事並重。『班』與『臺』。釐然自立也。今所談爲『班』。而不及『臺』。蓋班尙有藝術的可言。若臺。則純爲營業的。吾輩雖不值錢。伊可惜已。臺即戲園。其組織亦有其甚長之歷史。伶人分工。人人能言之。惟近日習用之名詞。與元人曲本所用之名詞。有不可通者。今所引用。皆從俗。

舊戲無所謂化妝術。姑以『行頭』與『臉譜』。『砌模』二者代之。名伶之所以爲名伶。實亦無借於此。惟臉譜尙有講究。北京行頭。近來頗尙『海式』。雖余叔岩猶

不免。邇者文化家何一而非『海式狂』正不必爲伶人責也。

砌模中之專家。如戰宛城之耗子。蝴蝶杯之蝴蝶。紅梅閣之鬼臉。皆有專行。近來布景一事。頗有能利用科學者。光線顏色。大有補助。惟真正舊戲。仍不用之。非如西洋戲借此出色也。

魔術的。即戲班中之所謂『出彩』。

伶人所習之本。多非全本。各習其各工。應有之詞句。吾輩看之。不了了也。所謂名師名伶之本。不在字句。而在音一字。也能出其所欲出之音。無振喉盤噪之病。卽爲佳本。字義如何不計也。李漁十曲。玉茗四夢。多不能歌。以作者不能度曲故也。

玉茗不解音律。見落茵記雜劇之序言。牡丹亭之佳者。惟遊園驚夢耳。然歌者非原本也。桃花扇『教歌』曾引之。實則佳句只此。西廂南北之分亦在此。不僅在字句也。

猶憶前作改良劇本時。於洪洋洞之『年邁爹尊』句。經許多人之討論。而卒無成議。四字極不通。然改爲『先尊』或『先親』則皆不能唱。後與京伶

言之果然。此事十年強矣。當時故人多星散。半作古人。思之惘然。

此等處與我輩對戲觀念。究屬極小部分。略言之。所以爲『側重舊戲』四字作注。今且儲吾零拾中之材料。

吾輩談戲。客體的材料多。而主體的材料少。吾輩評伶。則又主體的批評多。客體的批評少。此次談戲。發端於評伶。則姑自評伶起。

昔在天津。劍影客著京津名伶小傳。嘗謂之曰。評伶最冒險。最不負責任。亦最易落門戶。蓋評伶如評書。其宗派家數。一望可知者也。至欲加以有分寸的批評。任字斟酌。結果非籠統則雷同。如『淡遠』『蒼勁』『雄偉』『古老』種種形容詞。則加之何人不可者。評伶亦然。好之者以爲蒼老。惡之者以爲直率矣。

（如孫菊仙）好之者以爲清新。惡之者以爲纖巧矣。（如譚鑫培）省事也。亦可謂之爲大方。（如近日之楊小樓）麤莽也。亦可謂爲豪爽。（如俞振庭）然此猶相似者。其極相反者。王鳳卿之矯揉造作。有謂爲黃鐘大呂者。龔雲甫之自然流行。有謂爲字字齧牙者。然而各自成理。無從公定。其是非。吾之所謂最不負責任者。以此即吾主觀的所謂造作。安知不正爲他人主觀的所謂自然批評者。適爲被批評者所竊笑耳。

曷言乎易落門戶也。如評美人。長之於短也。白之與黑也。肥之與瘦也。此可以比較而得者也。至各人意識中之所謂「美」。則殊難共喻。西子南威。其美能以化學的方法。化驗之否。愛力不同。業相遂異。而門戶之見成矣。何謂冒險。即任評論家。大公無我。字字千錘百鍊。然而一着批評。其分量終有可以崎重。崎輕之不定點。與人以攻入之缺口。此缺口且無物以彌縫之。如近

日梅派與反梅派。互角永無結局。是也。

無已則惟有客觀的批評法。較有把握。如評畫。但評其爲某宗某家。如評美人。但評其長短肥瘠。雖不能如『科學的字』字有證據。然而馬夏自是馬夏。絕不能混爲倪黃。環肥自是環肥。絕不能混爲燕瘦。凡一切形似語。空洞詰得避則避之。庶乎近焉。

吾草至此。滴鄧君和甫。又專介持其最近脫稿之『歐戰後各國新憲法第二編』。相贈。吾於條文學。閱之輒頭痛。而愛和甫之文。亟翻其自序。有云。比較之爲法。在一切學術。爲不可廢之江河。和甫爲比較憲法而言。乃正示我以評俗之指南。吾書若成。常名爲比較評俗學矣。

前曾評及楊小樓。吾謂之『信是絕倫』。即所謂『空洞語』也。楊之藝。不論疾徐遠近。皆不失分寸。如挑滑車之『起霸』。一不知是此字否。戲班中之術語也。又



謂之『拉衫子』又有『大衫子』與『羅漢衫子』之分亦名『大起霸』與『羅漢霸』大起霸如鐵龍山之姜維是也羅漢衫子如九龍山之楊再興是也其步法腿法身法皆有一定幾步到臺幾步轉身百不失一所謂『腳下有眼』非如袖伶隨便亂跳也楊之惡虎村其絕人處在手足巽動口眼並用手左旋則足右旋手右旋則足左旋眼則上下顧與口中唱聲相照應其藝如何練得惜此技久已不售矣一近有李萬春者略近之可造才也

侯俊山幼時從鄉曲師其帥之行一擔二筐一置行李一置侯命其於筐中『擊大頂』一行十餘里其大頂如故也其演九花娘着弓底蹻跳躍於各椅背之上端如履平地眞所謂屏風上行者而尤以雙合印之水牢一場爲獨絕其身之柔其手之捷有非常情所可測者所謂名士自有眞者非歟

近年曾於織雲公所觀其與王長林合演小放牛其言語動作皆在規矩

外又在吉祥園。觀其大英節烈終場。皆作張家口土語。即其八大錘花田錯。亦無復當年意態。則如易實甫晚年之文。樊雲門近日之書。所謂『倚老賣老』矣。此昔人所以有『不許人間見白頭』之慨也。

吾於民黨許孫中山。於皇黨許康有爲。於名士許易實甫。所謂『穀一格』者。非如近日洋裝名士『勞工世界』與『匱齋吉金錄』共一架也。去年於易君由甫處。一字順豫行六實甫君之弟。一見其所著之毛詩新解。純對鍼時事而發。有奇絕語。曾慙慮由甫梓行之。勝其『嗚呼易順鼎』萬萬也。

或謂談戲何爲及此。寧非自亂其例。自視亦復可笑。因名士而聯及於易五先生。則便寫易五先生。先生時亦此中人。或不我怪也。

談名士是閒話。然則談戲爲忙話乎。談則談耳。莫非戲也。

吾於評伶之「評人的」獨重汪笑儂。笑儂一字伶隱。曾自撰聯云「佛笑儒士笑道儂。惟自笑也。甯隱牧舜隱耕伶。亦可隱乎」。頗可誦。民二有濟南之行。曾製詩送之。其和詩有云「獨向西風裏。長嘶不肯行」。其慨深矣。某戲報曾爲之作傳。實皆非是。汪名德培。字養田。後又名儻。且非包衣旗。拔貢知縣之說。則無之。其幼時流寓。曾客吾老友張君佑卿家。佑卿言之甚詳。拐案之說。更無稽。汪之出京。純爲生計。無他故也。其夫人亦故家女。惟各有奇癖。且甚深。日非十金以上不辦。故每奇窘。長生庫殆無日不有物出入。久亦視爲尋常。不爲異也。好雨花臺石子。几案皆滿。每摩挲爲樂。顧亦無佳者。得錢則一日盡。常御金條脫。余謂之曰。君雅人。何需此。笑儂曰。君以我爲美觀乎。緩急中。費酒物也。其灑脫類此。所著有正音集行世。若其傳世之劇本人皆知之。不復贅。正音集有謄寫版印本。原稿在張君伯齡處。

聞傅瑞卿言。袁君寒雲。將爲之作傳。聞之喜甚。袁與汪爲詩酒交。唱酬甚多。余曾和之。爲汪書聯極推重。得袁君爲之作傳。必無愧。《川郭有道爲無愧語》。袁君儻亦負容字債。歟。何遲遲也。笑儂遺蛻申江。不得憑棺一慟。至今耿耿。今因談戲。姑記其生平大略如此。笑儂有子名某。

吾於笑儂交頗久。故破例而談及『評人的』。至其藝則吾所能言者如下。笑儂之噪最滑稽。有時玉潤珠圓。有時至不能成聲。《戲班中人謂之背宮噪》。每於其得意之作。約友共賞之。往往艱澀不入絃。在臺下。輒爲之努力。金掣歎。所謂『代捏一把汗』。真有此景。同此癖者。或不以吾言爲虛構也。

笑儂之噪宜酒。每酒氣逼人時。輒出好音。此爲伶人護噪法之所大忌。而笑儂轉得之。亦可異也。每自稱爲『酒噪子』。

京伶多薄笑儂。爲『江湖調』。吾於戲之所謂調。但知入耳即佳。江湖不江湖。

無從爲之辯也。然謂之「自成一家」則殆非妄語。其得意之作爲「平板二黃」搖板二六。潑水哭祖廟諸齣。固已婦孺皆知。獻地圖尤佳。一京伶有以丑出之者。謂之丑獻圖。則唐突笑儂不少。一坤伶郭小芬。頗得其似。每聽之。依稀覺笑儂去人不遠也。

笑儂於戲。其功不在唱調。而在以其人提高戲之身分。黨人碑受禪臺。以時考之。皆有深意。哭祖廟固有意。然浦體變換其意。貫注而又一氣到底。以文言亦佳構矣。

笑儂喜演「獨腳劇」。如「劈三關」哭祖廟。皆獨腳劇也。獨腳劇者。不假配手。自完一齣。最喫力。亦最難討好。戲班中有所謂「對詞」者。不論何人何地而詞則一致。若有臨時增減或變易。則主角必須與有關係之各配角於場前說明。故通行之戲本最不易改。以一改則須皆改。易地或非其人。則不通行。笑儂喜獨

齣所以免臨時對詞之繁其自負可知以此之故其戲亦不易傳

聞有劉天紅者爲笑儂入室弟子於滬漢間頗負盛名此係聞之北京百代公司之某經理余實未之見也惟於該公司話片中購其『受禪臺』

『打嚴嵩』二片。噱似賈洪林調法笑儂。

孫君小舫嗜戲與余同不能唱與余同對戲觀念及評伶標準亦莫不同。余與小舫總角交文字交道義交且患難交獨於笑儂持論大相左談至決裂處每欲割席甚矣業相不同之爲禍烈也。

德珺如之小生小生中之一絕也珺如出於稟初業衫便爲老伶所重後嚙漸寬乃改工小生惟李廣數奇蔽於一人珺如數奇蔽於萬衆斯又奇於李廣矣戲班中有『三小喫不長』『小三年香』之謔三小小生小旦小花面也而小生尤難吾所謂絕者兼人力天賦而言一黃小生其天賦上最難得上選卽所謂

『童子音』也。瑛如老矣。頹唐亦甚。昨曾觀其與董俊峰合演飛狐山（作虎誤）董大勉強（日本語）瑛如大不勉強（中國語）遑論少年時。且遠不如其五年前所灌之唱片。即『賠羊』二字。亦挑不起。非不能也。蓋不爲也。（楊小樓有時則真不能矣）彼蓋以就令賣盡氣力。亦只如此。吾鄉有諺曰：『越擡舉越鮮越糟場越蓋』。瑛如其蓋者耶。周君支山言。瑛如終不脫衫子氣。誠然。支山謂小生正工。程繼仙優於瑛如。然於瑛如之唱。亦推重之。

吾終于痛萬惜於瑛如。惟今之瑛如即令筆下如何烘染。亦愛莫能助。十年前之唱。不能攝取之矣。則試言其所灌百代公司之唱片。以其『叫關』與『射戟』比較之。而作可以共喻之批評。亦不必辨其詞句。辨其調門。而但辨其味。則射戟之音樂。以蕩活畫一大阿哥洋洋得意出來。叫關之音。哀以遠活畫一敗陣將軍臨死哀鳴出來。試留心聽之。若認吾言爲『不爲無見』。則知吾於瑛如非阿好矣。

以陳德霖之尊範而衫以珺如之尊範而小生可見三十年前。人猶知重藝。若在今日。則根本不成立矣。爲之喟然。

吾嘗恨姜妙香以名貴絕人。寔之青衣而改工爲耐厭絕人。寔之小生。妙香聞之。當許爲知己。語不吾怒也。失一絕好青衣。爲青衣。惜多一極不好之小生。爲小生。冤世有與吾表同情者歟。

郝壽臣氣驚戶牖。所造未可量。嘗觀其與高慶奎合演『青梅煮酒』。『非英雄也』四字。一次一變換。字字鎮得臺住。如批文字之鎮得紙住。非杜也。俗謂鎮臺柱誤。是日勾臉亦佳。爲近來觀劇最滿意之一日。其『長亭』亦佳。官配張文斌亦有配王長林時亦佳。活畫一無賴強盜於臺上。咄咄逼人。

憶某戲報印有黃三臉譜。於逼宮之曹操。有外罩凶光。內含殺氣。語頗形容得出。曹操臉目抹長眉已足。不得勾勒。所謂『財神臉』也。壽臣近之。若



他。伶。則。爲。李。良。歐。陽。芳。非。曹。操。矣。

或謂此等數典有所本乎。余謂公等所心香拜倒之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維爾特等等其臉譜何本試以語我（或謂有照相吾謂公眞善讀書者）記某日與梁凱銘梁漱溟二君作閒談。臨別忽及聽戲。問余喜觀何人。應之曰。近日喜觀郝壽臣。漱溟大鼓掌。蓋余與二君從不會談戲。不期而同好也。

高慶奎亦雋才。惟只是一上品『硬裏子』。如羣英會之魯肅。開山府之鄒應龍。若昭關東臯公則普通掃邊矣。獨當一面。嫌弱。以其調門過雜。臺風不滿也。（若侯益隆可謂滿臺試觀其『激良』『嫁妹』於二字必有領會）

於高慶奎。取附傳例。忽有所感。孟君秉初。老於曲。且能唱。可謂老眼無花。

其接辦華樂也（即天樂田際雲之舊業）純爲戲癮。不爲利也。每談戲相。喻無言。獨於高。則推許大過於我。孟君往矣。戲迷朋友。又弱一个慶奎勉之。且所以報孟君也。

朱小義可謂崑曲人才中後起之秀。他日崑曲若中興。小義其羽扇綸巾後之姜伯約乎。其藝強半受之王益友。而近作實勝蓋多矣。益友亦自認也。余最愛其『夜巡』之卞九州。其歌其舞。與其棍合而爲一。瀏轉處。其音盤旋繞棍。而不絕人多賞其紅門寺快活林。非知小義者也。

亂彈中惟武生猶有歌舞劇。若挑滑車之石榴花。探莊之鷓鴣令。四杰村之鬪鶴鷄。趙家樓之新水令。差得遺意。惟詞則割裂支離。多不可解。所恃者惟笛耳。

崑腔有所謂『敲字』者。即將原句之字敲去若干。不全唱。故照本聽曲。每趕

不及。

李春來老矣。今夏來京。於華樂演數十日。有垂楊生肘之感。然猶矍鑠。不能以觀楊小樓法例之也。聞其講一惡虎村之『馬鞭子』。頗近理。以此留心視他伶。果然吾所謂廣義的『真的』。其理。即此非必如天然派所講。乃謂之真的也。

有人講伶人『關鎖』之手法。往往二指相合。則此鎖無簧。亦無殼矣。嘗聞張君弼庭。講汾河灣之出窰進窰。於梅尙程諸伶各有批評。妙解人頤。此亦舊戲情理派之宜講求者也。

吾所評伶對藝的多。不論其人。且除汪笑儂外。於對人皆從略。蓋吾爲談戲儲材。非爲作獨行傳者儲材也。

郭寶臣死矣。秦腔殆將絕響。吾於秦腔所知爲較多。幼時有十年數數往來之

光陰時顯曲於張家口之戲園。張垣之戲皆秦腔也。今則怡安街各園仿京津而秦腔亦衰落矣。寶臣在京頗負盛名。即所謂老元元紅也。其能戲在三百本以上。所謂本者。卽一戲自始至終。不論何角之戲。皆能言之。戲班中所謂『說戲』也。近日崔靈芝在天橋猶能爲秦腔。收敗幟捲殘旗。亦可傷己。其唱則真。所謂聲滿天地。至老不走花腔。高亢激楚。實秦腔正宗。其『哭靈牌』（戰流亭）一段。一板無字。不響。哀哀欲絕之調。惟宜於反西皮。而寶臣以秦腔能之。技神矣乎。聽之真如巴峽哀猿一聲。一淚哭罷。二弟一折。激人酸楚。吾嘗恨孟子稱華杞妻之爲善哭。其善如何。吾生也。晚不得而聞聽寶臣之哭。彷彿近之。

張家口秦腔小生有『十七生』者。二十年前在京亦負盛名。其能亦不弱。吾幼時於新保安梁君席上。曾聞其談戲。有『一生二熟』之說。頗新穎。爲

他伶所不能言十七生姓宋。

昔與吳君藹臣同作西湖游至滬聽『髦兒戲』藹臣輒欲去余強之藹臣曰君所謂『聞屁亦香』者也某年藹臣客汴梁函述一女學校軼事極趣余忽憶昔時事又憶前語答之曰君亦所謂『聞屁亦香』者也余於戲無所謂派別以爲苟可以使吾聽之而樂者則皆好戲也。

余之記憶力於喫緊事有時甚弱於極不要緊事有時且甚強四十年前事有能一如繪者惟此文一出恐他日朋儕對我將結舌防其不知何時將攫入談料亦適成爲吾之談戲而已。

評伶爲談戲之一小部分且爲客觀的對戲觀念之一種竟估如許篇幅可謂偏重矣雖然未已也。

劉鴻昇何如乎鴻昇者皮黃中之某文豪也其作品含有不可思議之魔術其

家不專也。其品不卓也。然能使觀者受其術之暗示而莫得自脫。平情而論。不謂之人傑不可也。孤王酒醉之新聲。實鴻聲創之。然即惡鴻昇者欲謂之「不美」。忍乎斬黃袍天作保段。流水也。鴻昇唱之似快板。然而確是流水。孤王酒醉段。二六也。鴻昇唱之似搖板。然而確是二六。所謂「藝高人膽大」者非耶。此調爲北京婦孺所習。鄙之者謂之時調。大鼓然而好之者自若也。上九重之重字。他伶學爲拔腔。其實鴻昇乃自丹田音直衝而出。復而下以半鼻音以調節之。而他人欲以「拔腔」學之。如何能肖。斬子之「笑」字。坐宮之「番」字。皆然。其天才不易到也。

嘗謂中國文化。其屬於文學方面者。皆含有一種「意識障」。意識障者。如鸞白蘭。苦樂顛倒。知識力能覺之而不能勝之者也。遊戲亦然。一基一麻雀。一戲嗜之者視爲第二生命。基於日本。久已大流行。麻雀近已波靡。美法諸

國他日中國戲必有流行世界之一日梅蘭芳之扶桑行其嚆矢也聞者不以吾言爲無稽乎

孔子教必徧及世界人多以余言爲無稽吾則以爲可斷定也

皮黃革命家其王瑤卿乎退菴老人語余金鞏北之畫如王瑤卿之戲皆能於舊規矩中討新生活金君嘗爲余作便面所謂新生活者何在余不能畫不之解也故退菴老人以戲爲喻瑤卿之念白純用京語最宜於珠簾寨探親得意緣諸齣若十三妹則不似矣近日衫派之新起者多拜瑤卿門牆即以其能創新腔故瑤卿者他日之陳德霖也

津伶小桃以天津白演胭脂虎諸劇一時推之猶瑤卿之在京也小桃有異行馮君曾爲之傳三年前曾見其演殺子報等齣喫飯二字困煞古今多少人豪中途變節吾人且勿責小桃耳

異軍特起卓然自立門戶者爲小蘭英蘭英於坤伶爲第一起其能亦自不弱

伶人昔以科班爲重。必曰某班坐科。猶科舉之科甲出身也。若『手把徒弟』  
(非科班而延師自教於家。謂之手把徒弟)則羣輕視之。蘭英爲手把徒弟出  
身。又係女伶。及成名。演四進士孫菊仙。亟稱之。猶今日劉鴻昇之許李桂芬也。  
四進士外。寄子亦佳。走青山句。於何在。昂頭天外響。徹行雲。此十五年  
前事。今猶依稀在耳也。蘭英適姚氏。有二女。佩蘭。佩英。皆有聲遼瀋間。女分母  
名。亦非伶人不能爲也。

女伶今惟李桂芬之皮黃。金鋼鑽之秦腔。尙可聽。近人謂金爲『老梆子』。實  
則與真正秦腔相去萬里。惟視他伶差異耳。

龔雲甫亦一絕也。昔日戲班之重老。生猶今日之重花旦。(民國以前無以花  
旦壓軸者)若老旦則等閒視之。皆學生不及格而始就老旦。然而真才亦難  
得。龔雲甫老旦之傑出者也。戲有以人重者。如鈞金龜。徐母視。行路訓子。滑油



山以前皆爲『帽戲』(即離伶初登臺者學演之戲)自有雲甫其戲乃重近年  
驟略沙然噪熱以後猶能曲折自如不減當年有人謂聽汪笑儂戲須『碰運  
氣』吾於雲甫亦同此感會於某宅觀其反串二選宮之楊博強半是鈞金龜反串無佳  
者若楊小樓之趙廉走且不會安得云好此理容專論  
尙和玉其武工之嚴重穩捷不弱於楊小樓惟唱白較遜然典型具在亦黃庭  
副本也曾自言『對刀步戰』劇受自名師昔欲延其教戲社學生以事牽卒  
延誤不知視陶顯廷如何其人不好多言當非虛語吾謂尙之鐵龍山勝小樓是  
大將是敗將『入手』亦嫻  
余評伶獨不及譚者非薄之也譚之名滿中國評譚之文傳者已充棟其佳  
製久膾炙人口余所知自問無以多於他人故不爲可謂爲一篇羣龍元首  
文字

### 談戲零拾三

前稿已寄津。忘其寫至何處。則姑撤筆題外。所謂『百忙中着閒筆』。使文氣舒緩。如左氏之『初』字訣。如袁簡齋所謂『峯斷雲連法』。即不銜接亦無害也。吾之談戲有三義。

- 一 所談者戲。
- 二 以談爲戲。
- 三 以戲佐談。

以談爲戲者。且以戲爲戲也。吾既不願談『法統』。談『統一』。談『武力救國』。又不願談『大改造』。談『大破壞』。更不能談『性的教育』。談『我的那箇她』。生此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萬民樂業。歌舞昇平之盛代。又幸得東都耐菴之所謂『閒』。飽而嬉。困而睡。睡足欠伸。問日影如何矣。披衣盥漱。了無事而

談友不來冬寒復不願叩人門戶視几案閒筆硯良好家人已爲余拂拭竟無纖塵則縱筆而書視紙短長爲余談伸縮地余友牛新文化中人有時厭我然亦不盡棄我嘗告我曰「人生的研究」即一丐於風雪中俛頽垣支沙鍋於三角形石上炊枯枝敗葉而煨其乞來之殘冷羹炙皆研究「人生的」乙重大資料而況於戲苟吾友不故意愚我者我信我之談爲不盡無聊今日之文半竊之耐菴則亦如耐菴所云談之以示吾友果吾友讀之而樂者吾亦何媿於耐菴

耐菴談盜。多出之虛構。吾之談戲。乃如曹雪芹所稱之「耳聞目見」。則難於耐菴矣。菴耐菴談盜。不能令宋江輩自讀之。吾之談戲。則書中人亦讀之。是又險於耐菴也。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朝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可謂能自勝意識障矣（宋儒千言萬語只此一義內不能勝而外勝之於是乎僞道學生焉吾不薄宋儒然而孔子有知必非所願吾以爲以假面目談正心誠意不如吾以真面目談戲也）聲色並稱初無軒輊其障者莫能自脫吾嘗曰度若

以四十年來所致力於意識障者而易之以致力於所謂『入時之學』雖驚劣乎一册『勃來馬』或可通耳（力兼光陰精力金錢三者）

吾爲文向不留稿亦不珍惜獨拳拳於所著之劇本六種各稿經嚴節蓀先生加簽改錯鐵畫銀鉤端肅一如其人視吾原稿之蚯蚓篆若加珠玉於糞壤友亡

錢君仲珊謂吾書爲蚯蚓篆

愧煞亦恨煞矣先生批『荆花淚』曰

吾觀劇而落淚有之矣觀劇本而落淚是爲第一次

又批『丐俠記』曰

補菴之文一氣呵成欲改竄之無着手處以墨公之鉤心鬪角易數字猶嫌扞格以侈即編即排即演不必於字句間挑剔也

劇本何必敝帚自珍所以言之者吾於並世諸賢愛者畏者拜服者傾倒者或遙聞而心許者皆不一其人至足爲吾敬者惟先生得先生隻字可以不恨矣

一紙將盡。尙未入題。適楊韻譜郵來。賀歲則便談楊韻譜。

楊韻譜初習花衫。嗣以與劉喜奎合演。其所謂新戲（即半新半舊派）改小生。正北京女伶極盛時。戲史中所稱「劉鮮大戰時代」也。韻譜之供獻於舊戲者。在作教師。其所得「外行戲本」。如教育部本。南開學校本。及梁巨川本。尹澂甫本。李直繩本等。類能不失其義。且十得七八。各演員多不識之。無者而繪影。繪聲。有時所演爲原著人所不及。料亦人才也。爲韻譜自編劇本捉刀者。曰楊會芳。

三麻子（王鴻壽）以「鬪戲」得名。十五年前曾觀其在津演「華容道」。去年至京演「鬪戲」極多。惟虎牢關之馬架尙佳。（戲班謂之馬趟子）真有一鞍千里之勢。至其真本領似不如其「鉞子腔」（俗名撥子。曲排有以器名者。如鎖呐。腔。絃子腔是也）「掃松」一齣。林君墨青甚稱之。謂「古香古色。肝膽照人」。囁

製新樂府詠之『跑城』亦擊手戲。皆鉞子腔也。如趙匡胤好唱鎮兩腔。被四門龍虎關等。乃因與戲本出產地有關之故。

關戲無佳者。王鳳卿之關公似李芍農。文宗見秀才越擺越酸。程永龍之關公似舞槍棒賣膏藥者。陶顯庭之關公似從關帝廟模仿而來。三麻子之關公似議員入車站身帶烟土。故作傲倨。惟恐其胸前之牌人不之見。其眼角鬚毛皆欲告人曰。吾關公也。曾觀四人者。味吾言而想像之。或當首肯。秦腔之所

謂「紅」。非紅淨。乃老生。即以關戲得之。詳談應歸「分工」中。

芍農文宗名文田。精小學書法。直接陽冰於金石。考核甚博。吾言乃專就其態度之一節。於想像鳳卿之關公偶得之。非敢有所狎侮也。有曾於李文宗時作秀才於觀鳳卿關戲時。思吾言必噴飯。或謂戲園安有噴飯者。應之曰。嘗會。今日挑剔大家。皆如此。昔在齊齊哈爾得一談戲友曰。李吉甫邊塞荒涼。相見恨晚。嘗言程長庚後關戲無可觀者。李君行六。昔日北京票友之有李六。猶今日之有侗五。每酒

後狂歌。其氣如河。出龍門千里。一曲不似近人。以流觴曲折見長也。後曾一次在津詩社。聞之馮君俊甫。差相近。馮君亦於去歲騎鶴去。何吾筆下之古人多耶。龍沙多北風。豐於雪。吾友小舫。嘗恨不得與庾嶺梅花併一處看風雪。中聞吉甫歌。程長庚進酒侍者。韋韞皆白。幕外胡天人。中元龍。彼銅琵琶。鐵綽板。歌大江東去者。何人乎。時因北風。每憶及。猶魂魄飛越也。

其他一技一能。可述者尙有數十人。非副車也。且先後亦不關於優劣。嘗見有列各伶之名。據其所能。而第之甲乙。其標準則如前清督撫。考覈屬吏。隨意加以主觀的四字評。此法無所謂。當亦無所謂。不當然。余則不取一一書之。則辭費遺珠之憾。當不免。今所作者爲零拾。只此已多。勢須割愛矣。更進而談戲本戲本萬類。其所自始。不暇一一深考。去歲錢君玄同。與顧君劼。剛往返考古書。(見讀書雜誌)以爲一千年來學者所得未曾有『疑古』至此『考古』至此。吾

輩惟咋舌耳。吾乃以談戲爲樂者。甚不願自尋苦惱也。今以意爲之得下表。

# 戲本

## 性質上

偵探的  
神話的  
歷史的  
遊戲的  
頌祝的

如雙玉鐺奇冤報  
如奔月散花  
如請清兵鐵公鷄  
如探親家小放牛  
如大賜福獻瑞

## 派別上

文學派  
小說派  
通俗派  
新化派

各種傳奇及歌曲  
三國戲揚家將戲之類（與歷史的不同）  
普通戲本除小說派外皆入此派  
凡異於舊者皆統之爲新化

自優孟後以伶名者如李龜年敬新磨輩其所演爲何本其曲調爲何腔吾不得而聞之矣。曲之興也於宋而盛於元明。間北廂南拜燕箋桃扇其書自若其譜自變矣。歌天籟也。凡天籟之美者固不必一定有韻而自然叶韻故能言而有情感之物不論人禽皆能歌。吾嘗謂沈約以後之詩人皆枷鎖於一「韻」字下。吾非能知音律者更非能助「草兒」繁星」吶喊者以爲凡自命甚通中原



韻者皆枷鎖中人而『草兒』『繁尾』之新詩翁則又如時語所云脫黑鑪枷鎖而帶西洋電鍍之枷鎖者也平居極懷疑於『十三元』『東』『冬』各韻以爲不可通者而強之通可通者乃使之不通寧非怪事音韻家引經據典宜若有理以吾觀之則與其用若是之韻毋寧用戲班中人之十三道大轍也版輿數萬里歷史數千年豈一中原韻所能限人者王君復同嘗言『蓮葉何田田』之詩乃歌譜而非詩余極信其言東南西北分四句寧復成詩以歌譜良之得之矣戲之派別即有歌者奚啻數十種廣西之騷雲南之苗北鄙之胡皆有歌皆成韻以吾所聞亦在三十種以上若自其根本立論則一言以蔽之凡歌劇之始皆天籟也

十三道轍名稱如下(或作折)

江陽 丁東 一七 姑蘇 壬辰 懷來 發花 言前 梭波 屯邪

遙迢

灰堆 游求（其字各處不同而轍則無二）尙有小壬辰小言前諸轍

皮黃中姑蘇轍最偉而嘯嘯則十九爲姑蘇必有能言其故者（如落馬湖之『多蒙老丈指明路』四句即姑蘇也）

戲本除傳奇家又當別論外通行之本多不知著於何人亦不知始於何代以意度之不外下列五種

一 教坊本（自昔流傳隨時改易者）

二 欽頒本（如清初盛行之『大清國是真龍』一類唱本皆翰院中

人奉敕爲之嘯亭雜錄亦言之）

三 戲班本（伶人所編者）

四 書鋪本（書買僱人所編者）

五 私家本（有戲癖所編者）

堂會中所演慶壽劇多出『百順記』。百順記演宋王曾事。其源最古。此類即所謂教坊本也。通行戲本之較佳者。意多出於私家本。或自寫經歷。或偶傳異事。或影射當時。或代辨冤獄。有不便明言而不吐不快者。往往借戲以傳之。雪杯圓一劇。頗多異聞。鳴鳳記其尤著者也。吾於通行劇本之較佳者。每欲得全文。而鈔之。乃不可得。吾所謂佳情節爲上文藻次之。情節以合於對戲。觀念第一。派第一種爲上。上選然而即吾心目中以爲較佳者。亦易犯以下三病。

吾意念白

從俗。以求遠民衆藝術。唱詞略雅。以存文字之美。若『雅觀樓』。格已高。『馬鞍山』。太醜。所謂文學。不在此也。『刺湯』便佳。雅俗共賞。蓋未易言耳。

一 迷信

舊戲寫鬼神。十九皆極無情理。而鬼神偏袒秀才尤甚。吾意編秦腔本者。必秀才。而又有蘆花恨者。其寫繼母亦特毒。

二 報應

(報應非無理。惟戲中寫報應多無是處)

三 支離

(不近情理。如寫見皇帝似見知縣。寫考狀元似考秀才之類)

類)

如春秋配、雙官誥、狀元譜、玉虎墜、滾釘板、斬寶娥、連環套、五人義、天雷報、一類皆舊戲之上選。伶人皆視爲秘本。坊間印本割裂不通，豈惟不能唱，直不能讀。而伶人之所謂秘本者，與坊間印本亦無大異，惟加以術語之符號，彼蓋爲唱計，不爲情理文義計也。吾輩若爲之改正，則如前述之不行。至如當時盛行之本，如『賣馬』、『空城』、『斬黃袍』、『魚腸劍』諸劇，則家喻戶曉矣。然而凡屬盛行之本，皆一二名伶以調得名，其『情理的』如何，則不之問也。是爲良戲本缺乏之大原因。

中國舊習，文人與伶人身分懸絕，劃然爲兩橛。琵琶記、紫釵記，非鄉民所得聞，且非所好。於是各處伶人各隨其地方固有之歌曲習尚，而自爲戲本。其能讀三國演義、說岳、今傳者，上也。次之則施公案、包公案，亦其考古之秘本。下之則玉香保投親、下郎認父矣。能如玉鍾聲、金月梅對鉞時事，有所婉諷，或能編演

聊齋誌異。今古奇觀者。殆僅有若汪笑儂。則絕無矣。此種戲本。流傳既久。鄉曲閒。遂據爲數典。不易之信史。士夫習之。亦不之辨。而諸葛借風。登試策。臣有黃天霸。入奏對矣。此豈得謂爲細事耶。

唐宋時官妓多能歌。教坊則自立門戶。文人與伶人之得以聯屬者。恃此教坊。廢『詞曲家』與『歌者』。不易求之於一人。以致文者不歌。歌者不文。甚且以輕賤視之。此亦良戲本不能產生之一因。

清時無所謂教坊。韓家潭着靴時代。借其名耳。若知府之稱刺史。謂之古典。則可名實則全非也。餽羊遺意之差。近者則隸之翰林院。如戴愚卿太史之與趕三人所習知。然於戲。則可謂之毫無關係耳。

戲中所含之『美的』成分。其大部分多韞於文學（此文字不專指文詞）而『文學的』之美。非戲本無所附麗。天然派有主張『不定劇本』者（即臨時劇

本）極冒險。演員非人人皆絕頂天才。頗無把握也。舊伶則在笑儂金月梅曾爲之。頗失敗。

曾在新明戲院觀劇專之『潑婦』此劇爲『問題劇』以西文例當加以疑問號『？』方合若直書『潑婦』則『肯定詞』矣。蓋戲之本義爲『這是潑婦嗎』而中文名又不能如此累贅遂使觀者望文生義而認爲真是潑婦與本義背馳矣一標題如此而況戲本（此類甚多。余對新派本。以爲多新式文人之娛樂品。如舊日之豈高。亦非民衆藝術也。）

又嘗觀歐陽予倩君所編之『社會鏡』意在寫社會之罪惡逼人爲惡思路極佳材料亦富惟王中將語語皆深入觀衆之心坎反面文字乃作正面文字且認爲極有力量之文字則大與歐陽君之原義左此編戲本時所不可不悉心斟酌者也

王中將罵拆白黨語臺下人莫不稱快在劇本中此王中將者乃形容所謂頑固黨非正意也而所得如此可不畏哉

拙著各本半團圓式有十八以上之友人否認之。以爲文法腐敗。余於友言絕不辯。惟吾編戲本非以自賞爲通俗計。誠有鑒於其「可畏」耳。余於「雙魚」有經驗。

非臆說也。

生平雅不喜李笠翁一流人而差喜其「風箏誤」之文。（王君靜忱嘗言「寧聽鄭板橋之痛罵不願觀高江村輩

之文」余則不然文則論文）

（十種曲以風箏誤爲最）真一篇俳白儷黃敲金戛玉文字也。惟其「情理的」

則毫無足取。戲本充棟能十分吻合於吾所懸標之第一派第一種乃竟不可得聞者。不以吾言爲一筆抹倒乎。

以文詞言皮黃之戲本自較勝於秦腔之戲本。皮黃多都會中人語。秦腔則半

爲村夫語也。然長本戲則皮黃多脫胎於秦腔。不過潤色其詞藻變易其過場

其蛻化痕跡猶有可尋者。如忠保國、精忠傳、唐王遊地獄（即十萬金之總名）

瓊林宴（即御碑亭之總名）天門陣、白綾記（即審七長亭之總名）雙玉鐲、

之類皆長本戲。有長至十餘本者。其源皆發於秦腔。或崑高。皮黃蓋節秦崑之長。而夫其短變崑高。而爲俗變秦腔。而略雅。其歷史則確爲後起無疑也。皮黃之所謂調門。固不如曲牌之繁。而視秦腔則其複雜。此亦一證。周君激甫。工胡琴。言之頗詳。

『趕門在外』。『當面恕罪』。『你家怎說』。『與爲妻執的何氣』。『我在此處休存站』。『梓童愛卿莫爭論』。『上欺天子下壓朝』。『打他一個抱不平』。『思之至堪發噱』。此皆秦腔中語也。皮黃習用之久。遂成爲習慣語。此皆所謂蛻化痕關。若『昭皮黃本。其詞句頗似獨創。以其能數用千家詩。唱詞亦較文。不必盡出於秦腔。』

亦有原詞甚佳。而改本轉劣者。如『一進宮』是也。亦有秦黃不分者。如『讓成都』是也。亦有各立門戶自守一是者。如楊六郎於秦腔則名延景。於皮黃則名延昭。如桑園會之秋胡妻。於秦腔則爲白氏。於皮黃則爲羅氏。此類甚多。各存其是。可也。（此所謂各存其是。乃指戲之派別言。非考史之所謂是也。）



秦腔本亦自有佳構，如蒙古女兒其美者，乃往徃奇美。幼時在鄉間，曾聞一鄉伶演『寄妹』（春秋配中之二齣）其坐場詞云：

風蕭蕭雨蕭蕭，孤身常恨梅花飄。雪裏自逍遙，更迢迢夜迢迢。風吹簷

前鐵馬敲挑燈坐一宵。似曲中語。而各傳奇皆無之。

全齣唱白皆類此。此伶頗負大名，今忘之矣。其本必有別傳。其飾石金坡之丑亦佳。無語不雅。歌曲極多。山歌秧歌咸佳妙。其來源當係一本。惜其時尙幼，不曾問其所自也。

余意如此之類，鄉間必尙多。中國大矣，數千年文化陶澤之所被，流風遺韻必有存者。有心人網羅而整理之，不愈於爲絕不相關之易卜、牛蕭伯訥、喊而爲非類不歆之和馬耳莎氏比亞托爾斯泰等等設祭耶。非薄新派。願舊派亦有人爲之也。

天橋一帶小戲園有劉義增者，其飾春秋配之石金坡詞句多爲他伶所無。

淵源或有可尋處。此君大約亦百里奚入秦之年矣。臆山陝近年。不出人才。一薛固久。且不遺留。可謂天絕秦腔。小禿紅乃老派天津梆子。非秦腔也。

『繡鞋兒分不出幫和底。帶水拖泥。一步步提。沒一些氣和力。』此『走雨』中語。王漁洋所最激賞爲『無一絲文字氣息』者也。此類天籟山歌。秧歌。中多矣。每每於鄉曲戲本中遇之。天地閒大文不盡付與識『之乎者也』者。吾輩勿妄自尊哉。

普通戲本。除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殘唐五代。楊家將。說岳全傳。英烈傳等之。『小說派』外。其絕無可考者。如薛平貴之皇帝是也。此類戲本。姑收之通俗派。內然亦有佳者。一方一人之奇行異事。可傳者。有何經典可據。有時傳之於戲。久而失真。荒野至不可梳理。而其意境。往往獨絕。節婦。孝子。義僕。良友。俠客。異人。高僧。名士。以及佳人。淑媛。循吏。善士。下至義之皂。道之盜。俠之妓。廉之丐。有

爲歸震川之文章所不能寫。藍田叔之顏色所不能繪。竭吾人生平夢想所不能遇者。而戲能寫之。繪之。使吾人若身遇之。戲於社會可謂爲皆聲色慾耶。通俗戲本以寫鄉民生活。窮乏生活者爲最佳。其意境近也。次之則寫冤獄（如六月雪）寫繼母（如三世修玉虎墜）寫劣紳（如絨花計）寫婚姻之不自由（如血手印、火燄駒）寫法律之黑暗（如九件衣、陰陽報）寫孤兒寡母（如教子）寫患難交誼（如搜救孤）寫嫡庶（如對銀杯）寫妯娌（如四進士）凡近日所認爲家庭問題、財產問題、婚姻問題、倫理問題、法律問題一切關於民生日用必須解決而又不易解之種種人的生活。以文學家之筆演說家之舌。與夫所有專家學者之全副工具盡心力而爲之。彼蚩蚩者皆視爲無當而不如其一戲之足以感人也。嗚呼戲豈易言哉。

是故以余一人戲迷之嗜好言。則願看梅蘭芳。願聽陳德霖。以對戲觀念之心。

理言則願普天下犧牲色相之『朋友們』與其學爲不可必至之『貴族式』的『梅蘭芳』此名係王小隱君所造『毋寧俯就而多多成就爲通俗派之常』伶而演通俗戲本此說與前評伶文似稍戾然而談戲之根本觀念則無以易耳。

則試再論其宗旨。普通戲本不論爲偵探的。神話的。歷史的。若綜其要義。可四字以括之曰『勸善懲惡』。此中國戲劇之萬變而不離其宗者也。日前美國大新聞家瓊斯君來京。曾言『業新聞者宜報告正確之事實。不宜參加以評判』。此豈獨新聞業如是。『文學的』中西分途。亦可以瓊斯之言得其不同之所在。西人之小說。忌『教訓的』。忌『暗示的』。忌『團圓式』。近於吾人所稱之『案而不斷』。吾嘗稱之病未能也。凡文學之高手。其作品每含有無數問題。示讀者以金針。不度所含問題。愈隱愈多。其文品亦愈高。小說如是。故戲劇亦如。

是若吾國則惟文學家時一有之小說家如紅樓夢之先合後離先盛後衰其  
文法已創而戲本則爲千人一面之團圓式是以中國戲本無『問題劇』強爲  
之則觀者以爲游騎無歸甚者不得其意之所在而誤會焉如吾前述之『可  
畏』故勸善懲惡之義於文法雖未備乎然而似較無弊吾言極平庸此道過  
來人或取焉

太史公伯夷列傳爲『問題文』之先河柳子厚每效之汪堯峯魏叔子則  
刻露矣若屈子卜居之類乃『問難體』非『問題文』也

林君墨青嘗惠我以俄國戲曲集暇時輒一讀之譯筆吾不敢知若其原  
本之結構或在俄國爲佳耳托爾斯泰各大文豪其造意落筆時皆未必  
先有中華民國四字而處處爲吾民設想吾會觀俄國戲亦嘗觀俄國電  
影惟覺其戲園中花香粉氣撲人眉宇滋樂也吾固不解其戲亦不必解

惟領略臺下人之一切。異於吾國人者。然其臺下人醉翁眞意。固亦不在戲也。吾所能知者。只此乃不審托爾斯泰之爲喜爲怒耳。中國人觀戲。除坤班又當別論外。餘

則莫不爲戲而來。此亦不同之大者也。

欲將各戲本之性質派別。列舉其名而一一爲之表。則戲如烟海。非偏則漏。無已。則用分類結束法。以便過渡於吾所欲談者。文學派戲本。乃專門學。專門之中。又分門別類。各自成家。爲各專門。非如余淺薄所能談。最著者如曲譜。抱經堂曲選。三十種。古今曲選。錢氏詞曲攷。李氏曲選。太和正音譜。元曲選。崇雅集。藏園曲話。以及名家文集中。所列關於戲曲之作。多至不能枚舉。專家如徐青藤。蔣清容之流。一人每至數十種。坊間綴白裘。可見一斑。近人著作。則王君國維所著之宋元戲曲考。可爲戲曲家事倍功半之津梁。小說派。爲戲班本書。賈本之師。無可言者。『遊戲的』則以綴白裘之『過關』爲正宗。世俗所仿。閒有

佳者。亦有用意在『戲中串戲』。不爲體例所拘。如紡棉花洛陽橋之類。又有以特種曲調存者。如鋸大缸、小上墳、探親家、小放牛。亦遊戲之一格。頌祝的無佳本。其性質使之然也。歷史的神話的偵探的。多出於通俗派之私家本。此派有足述者。

吾國司法與行政不分。偵探無專家。摘奸發伏。爲沈寃者。昭覆盆。則不得不求之留心民隱之良吏。苟得其人。愛之者。歌之。頌之。青天之父母之播。爲美談。猶不足則戲以傳之一。以紀事。一以頌德。非泛泛也。海忠介。瑞于青天。成龍。其昭昭者矣。而彭鵬。施世倫之流。亦不盡無稽。一吾嘗疑方敏恪。觀承。宦跡所至。每多異聞。而戲不傳。儻亦所謂有幸有不幸者歟。再加之煊染。而附會焉。非私訪則夢神。而偵探戲本。於是乎生矣。

神話戲本。亦不盡迷信。往往有『有託而逃』者。亦有假設神道。爲天下後世洩

忿者如『夢打嚴嵩』『罵閻』之類是也。以余所聞今日所演之天雷報爲一張殿撰名家寶者自懺而作所寫皆自身本事姓名皆實也。或云殿撰達後其恩養之父母已死恨而自懺。或云其恩養之父母會尋之以他故未能迎養。眞如戲中所云。厥後悔而自懺。要之皆自懺也。而後說爲近理。悔者有時自懺不惜。舉種種不可告人之隱微而一一傾倒之。宗教家認爲美行如盧梭曾宣示其母之玷行天下後世皆諒之。不以爲非。此則非吾國講孝者所忍設想者矣。惟此得之戲班中人。是否所傳有因則不可考。老於伶者類能言之。殿撰姓名而果確則非無法參稽者。惜未能如胡君適之之苦心孤詣而以考曹雪芹世系年譜之法一考之也。（胡君致力於紅學之收穫品。余極佩。必如此乃爲科學的作品）

秦腔有天雷報全本戲（自趕子起至雷擊終）『趕子』場有『竹老根深生嫩笋。蚌老胎珠珠更明』等句。似從『自有明珠生蚌胎』脫來。頗不似秦腔。



吐屬青風亭一齣。唱詞念白無一不佳。即其寫法。非陰血陰淚。不忍書。亦非俗手所能辦。然則所聞或不盡子虛。或云青風亭。即京保間之清風店。俟考。能以道里計。

此戲有一『戲典』。即青風亭之老嫗。乃文丑正工。戲非老旦正工。戲不省何故。試觀龔雲甫無。而王長林有。可爲吾言之一證。戲班中人所言。又無理由存疑可也。戲典中有許多『無理之理』。容專述之。

迷信與神話。其源不同。西洋中古以上之史。其『神話的』大甚於吾國。荒古之神話。金山寺（白蛇傳）盜仙草。神話戲也。若『陰陽報』則迷信矣。神話戲其原素。即鬼神如西遊記。以『文學的』衡之。可爲也。迷信戲。則雜人類與鬼神而生。關係不可爲矣。是亦不可不辨者。

罵閻之胡迪。無其人。或謂即胡銓。此類戲。不可以迷信少之。秦腔有『夜

「斷三國」者。其人爲司馬懋。將漢高韓信呂后戚夫人蕭何等等之靈魂判處之。爲他日之漢獻曹操伏后華歆等。乃秦腔老生「重頭戲」。頗有以此戲得名者。其造意卽三國還魂記一類之書所自出也。尤西堂反恨亦胎於此種觀念。鄧伯道父子相逢。武鄉侯吞吳滅魏。安知非真有何不。可吾人爲主觀而生活不爲客觀而生活。吾人爲文爲主觀而載筆不爲客觀而載筆。安知非真有不可。

此與評俗之所謂客觀不衝突。對人須益以客觀的。不能以我之主觀概盡世人也。

此頃間與李君革癡談文語。吾亦拉入談戲。可謂善拉矣。革癡綺年積學。能以所作於商務書館得其最出多錢格之代價。在北京講壇亦蜚聲頃。言坊間所印惡俗之戲本。有題其名以牟利者。極恨恨。現方致力於中國史乘。謂戲曲爲文化與藝術化之重要原料。深望吾文早脫稿。可備參考。而尤殷殷於「統系的」。吾爲文浪漫慣。革癡言良。是但不願學新婦間。

眉痕深淺時專爲客觀作時世妝耳此客字乃又堪發笑

所謂主觀的批評卽如吾上文所言前清督撫考核屬吏隨意加以四字評如某君謂綠牡丹『落落大方』此主觀也於此有人焉謂綠牡丹『落落小方』亦主觀也大者不能奈小何小者亦不能奈大何也而人生的主觀如我談戲乃爲我樂於談戲而談戲卽我不願談戲有人焉以任何投我所好者而使我談戲則談戲雖非主觀然因投我所好之交易品而談戲則仍主觀耳(前注未盡故申言之非又跳出題外也)

兒輩有喜金聖歎文者戒之曰不可學也學之不善則滑金文只一『纏字訣』纏住一字永永不放鬆由一生二由二生四以至於無窮其文洋洋也接之乃無物試學之若以爲似否卽此一柱如法分之可引伸爲萬言然只騙外行耳故曰不可學也(此則眞跳出題外矣)年假

中時與學生談文爲樂。故文體極不一致。浪漫極矣。

近聞梅派之神話戲本。以『量』分之。則似係神話。以『質』分之。則與其謂爲神話。毋寧謂爲『美的』神話。戲本須有富於創造之神性。『奔月』不足稱也。

莊子善爲神話。如『龍伯大人』。『以夢爲真』之類。乃有神話價值者。使莊子而爲戲本。必驚人。竹書紀年。山海經。不足稱也。

西游記神話也。封神演義亦神話也。其間固有如吾所言。與人類生關係處。不得謂爲純粹神話。而中國一切神話戲本。則非二書莫屬。有人謂宜以電影演之。必有奇觀爲藝術化之進步計。未嘗不可。然而不亟亟也。

歷史戲本何以與小說派戲本不同。吾自有說。凡小說派固皆可名爲歷史的。惟小說派之唯一根據爲小說。除黃鶴樓爲三國演義所無。丁甲山爲水滸傳所無。此類甚多。不可悉數。爲例外外。餘則皆一依小說。小說所是。戲本不

得。而。非。之。小。說。所。非。戲。本。不。得。而。是。之。考。此。戲。本。之。爲。良。爲。否。只。能。根。據。其。合。於。小。說。成。分。之。多。寡。而。定。之。就。令。極。佳。偉。可。謂。之。考。小。說。而。不。可。謂。之。考。歷。史。此。爲。『小。說。派』。之。要。義。

若。歷。史。戲。本。則。其。戲。本。中。含。有。供。吾。人。參。考。歷。史。之。資。料。歷。史。傳。疑。或。當。時。忌。諱。或。鄉。曲。異。聞。或。名。人。軼。事。有。爲。歷。史。所。不。能。具。或。不。及。具。者。而。戲。本。有。之。可。由。此。得。歷。史。上。一。部。分。或。一。人。一。事。之。參。考。資。料。於。時。代。風。俗。法。律。制。度。文。物。戰。事。古。蹟。交。通。與。各。種。學。者。以。比。照。或。對。證。之。機。會。而。不。囿。於。小。說。則。爲。『歷。史。的』。之。要。義。

吾。人。若。承。認。睿。親。王。入。關。告。諭。及。與。史。閣。部。書。等。等。爲。歷。史。則。亦。可。承。認。鐵。冠。圖。平。雲。南。等。等。戲。本。爲。歷。史。若。承。認。湘。軍。戰。紀。淮。軍。戰。紀。等。等。爲。歷。史。則。亦。可。承。認。張。國。樑。招。親。打。連。鎮。等。等。爲。歷。史。後。者。固。不。必。信。爲。『真。的』。而。前。者。亦。未。

必盡屬可信之『真的』也。穆懷古之名確似子虛烏有之例。刺湯一齣。索隱家甚多。若者爲嚴分宜父子。若者爲王弇州父子。若者爲唐荆川而雪雁者。皆以爲係隱射清明上河圖則一致。宜若可信矣。然戚繼光祭姬。則又多謂確有其人。此類戲本頗有與歷史家以披沙揀金之價值。鐵公鷄一劇。無理取鬧者固多。惟此戲去本事未遠。戲之源流。吾未能考其確在何時。編者何人。而此戲至近亦在光緒中葉。其時身歷戰場之將卒。猶有存者。而打連鎮一卽僧格林沁死綏事地在河間一齣。尤年近而地未遠。故老之及身親見者。不一其人。或出於身歷戰場將卒之口。或本於身經離亂故老之言。編戲本者據之以爲天然之資料。甚且成於如上述二者之手。其親見親聞。寧無一顧之價值。而必信忌諱。多端嫉功。冒賞幾經改竄。輾轉潤色之官書者。此亦歷史家供獻於萬世信史之一種參考料也。

此類戲宜有人專門爲之。即如打連鎖之問世。在清之專制猶烈時。防官府干涉。不敢直言。容有委曲傳之者。然其價值亦正在此。

鐵公鷄昔爲禁戲。爲其不合事實也。今之所言。爲歷史的戲本資料。言得人焉。改正而翔實之。寧非快事。非謂近日伶人所演之本。爲便足當之也。所謂新化派。乃兼歐化俄化日本化。凡與舊派不同者。皆屬之。近十年來。戲之提高。與藝術化之猛進。可謂萬種悲觀中之一種樂觀。試思天津南開學校第一次演所謂新戲時。其時之輿論何若。則今日之國人對戲觀念及藝術興味。吾敢大言。爲確有進步。惟成熟收穫。爲期尙遠。須繼續而爲不懈之努力。吾於新化派戲本。所讀則甚多。而實施於舞台上者。則所觀又甚少。想像之言。必無是處。惟能分而言之。於戲本之結構。吾愛商務書館小說月報中（在光緒末年）所譯登之『鶯兒』寫奇男子。奇女子。奇老人。無不鬚眉畢現。原本固佳。譯

筆亦俊。新化派戲本所見如『鶯兒』之作品。得十餘種。視國人自編者。憑藉良多。惟以中國人演西洋戲。有根本上之二難。一言語。二習慣。往往以西人極美之戲。吾人視之。乃極不美。非獨不美。且以爲甚惡。勉爲之。則城南園之拿破命。奎德社之電術奇談矣。故吾愛此類戲本。以愛良小說之愛。愛之。不以愛良戲本之愛。愛之餘。如北京高師。天津南開各本。則頗有良戲本三字之自惟。學生演之。則藝術上當然生疏。令人又不能演劇。專學校則專門矣。其年齡尙稚。而一般熱心藝術者。以此不會得一次精神慾望之飽飫。而歸此新化派戲本。所以仍須不懈之努力也。

吾之對戲觀念。於所謂派別上。毫無成見。舊可也。新可也。半新半舊亦可也。然而不論何派。皆渴望有良好之戲本。天下事絕無所謂『精神統一』。能以一人一言。使萬類不持異議。更無所謂『文化專制』。能以一宗一系。屈服盡世。



開異已。惟交相攻錯。交相勉刀。但使目的地不甚相遠者。則分道揚鑣。皆有至時。初不必限於同一之方式。更不必竭心力爲排除異己之用。吾所信仰終身以之。其與我相反者。侵我禦之可也。不侵我各行其志。對異己嘗自居諍友之列。爲主義之衝突。爭可也。攻亦可也。異己者。有時反攻。則如孟子所云之必自反。吾之主張。果誤謬耶。吾之信仰。果不可恃耶。無之則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如是。則異己盡良友也。嗚呼。吾言正不獨爲談戲發耳。

『馬思遠』『武文華』諸戲。皆實人實事。其穿插點綴。容有附會。然大致不遠。如上海盛行之『閻瑞生』。無人不認爲事實。且無人不悉其本事。過數十年或百年。則今日之『雙玉鐲』矣。

『雙玉鐲』一戲。有謂明珠事。有謂國泰事。而郿鄠縣之隱寶坻縣。則言者相同。明明北京事。郿鄠縣乃故作支離。意當時必有不能直書者。如今之

『南皮二烈女』是也。

戲班扮國泰一流人。近於舊戲之所謂『老太師』。又近於『國舅』。又近於『權璫』。如三搜府可證。用劉瑾即此意。或謂劉瑾一生。只此一事可傳。既而悔之者。非是。以既寫明代戲。有何忌諱。而必故作支離者。

神彈子李五。賈市人。屬昌平縣。確有其人。余曾見其後裔。云其彈弓。今尙存。子孫寶之。賈市爲昔日京張交通之孔道。多業車輪驪馬。健者習保標。李氏尤有聲。今日東光裕西光裕標行。皆其族也。

竇爾敦。獻縣人。今之李家店。云即黃某鏢打竇某處。連環套即指東圍場。張君子銘言之甚詳。

劉祿景。或謂即劉石菴。或云又一人。然爲和珅同時人。則無疑也。吾嘗疑山東人神聖文清父子爲之戲。爲之書。爲之小曲。梨花片大鼓中。劉文清。

父子事極多。而獨於張勤果。嚙之偉績。毫無流傳。勤果治河。爲李文忠以前之第一人。虧帑至五百餘萬。即此一事。已足傳。其察吏減役折獄諸事。有爲山東人所不可忘者。其亦吾上迷之有幸。有不幸哉。

西皇莊。距吾家十里。而強。花得雷昆仲。即指當時之恆府。所謂恆大花子是也。吾鄉有『恆大花子買糧獨霸行情』之諺。其至糧市。但向市一睨。則今日之糧。皆須送恆府。他人無敢糴升斗者。其橫如此。皇莊多旗地。即清初作溪皇莊誤。至大溪皇莊之大。乃戲之大。如大十萬金之類。非地也。

作彭公案小說者。姓名不可考。然必宣化人。或久寓宣化者。其敘宣化事。獨多。且地之遠近。山水村落。無不吻合也。西皇莊。即本之彭公案。吾尚有一創解。以爲黃三太爲老革黨。其子降清。以搜捕同志。爲獵官具。即天霸也。觀戲中。每有『你父亦綠林豪傑。生你這樣不肖之子。苦苦與

綠林作對』語（如擊謝虎）『惡虎村』之女丑說天霸語其口吻亦肖至其所指果爲何人則余所考尙淺不敏武斷或他日事也子銘又言竇爾敦爲顏習齋高足與李恕谷爲同時人孫右文煊亦會言之坊間所編此類小說與戲本以吾之標準測之往往奇中『大義覺迷錄』頒行以後稍涉瓜蔓則滅門禍隨之皆緘口結舌不敢言呼天泣血人每相對嗚咽於草間其故事猶有傳者年漸遠網漸疏乃有人稍稍隱約言之而仍不敢公然筆之於書愚意如戴名世案呂晚村案其間必皆有如黃天霸者其人南山集之類既燬則不得不託之鄉曲小說以存其椎心不死之千年碧血而吾所見此類小說戲本村俗乃不可耐或其所本別有佳構然無傳者吾所蓄者非談戲中所能盡今姑略貢其所疑吾解甚創或非囈說世其有許我而助我者乎（周君支山云施公案等小說乃筆記非小說）

也。即記說書者之所說。而串爲章回。其所重在說書。不在小說。故聽之甚佳。閱之則村俗不可耐。施不全者。即表示其書之不完全也。此說頗與余言有印證處。爾璣亦作二墩。

浣花溪一齣。小說叢考中。考之甚詳。一柳東一蟹者。吾聞之黃漱蘭先生。名敬芳。不名體芳。猶今之兩王鐵珊也。云浣花溪一劇。爲張船山媚其如夫人而作。似言見某書。余則忘之矣。船山可中亭詩。有「暗畫蛾眉鬪尹邢。一角銀河露小星」句。以此推之。或不爲無因。

凌霄漢閣戲考。亦言此爲取媚如夫人之作。與黃說頗合。果出何書。凌霄漢能言之歟。

人生衣食粗足。向平願了。得二三同志。夏憩樹陰。冬圍鑪火。將所有如上流各種戲本。而一一考證之。雖小道乎。以視茶經。基譜。或未必多讓耳。

凡編戲本絕不能羌無故實。昔著雙魚珮其原料得之災民現狀其動機則觸於北京高師之『冀豆悲』時方從同人後盡棉薄於北五省旱災適高師演新戲助賑覺災民現狀充滿心自試仿爲之一日夜而成約二萬言庸劣固知不免然而『一氣呵成』則深感爲知我語至其隨手輾之材料往往爲造意時所不及自亦不審所指何人而寫來極肖觀者每疑我爲確係指某某者我乃茫然然則考戲亦非易事哉

車塵煙臭不可耐之北京與余生計職業殆毫無關係遲遲焉『未能拋得一半勾留』有時爲戲而亦不盡在戲也竊嘗自矢以爲苟能年五十後而耳不聾而目不昏而手足猶靈活而心思猶不甚督惑與健忘者則將不自量從事於孔壇灑掃之事以其餘力乃致之戲曲小說一切不賢識小各業果如願者在吾生已爲不虛昔者吾友馮君子淵

於鯨波萬里外。遺我以小印。文曰「古董先生」。(王念孫以爲應作骨董。然桃花扇原文則古董也。)吾甚愛之。世間安有所謂云亭山人者。吾爲之。吾即云亭山人也。北京見聞較多。生平十六誼中之友朋。又半在天津。(余交友以誼分戲誼具一也。)所以未能決然舍去者。爲他日著作儲材計也。家有先人遺產。差可活節。耕筆所入。會於宣府購一可園。足蔽風雨。數年來負我松菊。每縈魂夢。故鄉有山莊方十里。其中有巖有泉。有村有樹。山花時鳥。不灌而自開。不畜而自來。田若干畝。水田種稻。納太平租稅。山田種黍豆。自食外餘以釀酒。婦能持家。米鹽事向不累余。余亦不問。吾弟三娶而各遺其雛。保育教養。皆吾夫婦任之。視吾夫婦亦如其父母。與吾子女皆在學齡。由校歸來呼父者呼伯。呼母者呼領之。竟忘其爲子爲女。爲猶子爲猶女也。少小交遊。多作達官貴人。吾

聞之喜然亦不羨吾一三家村措大天之待我亦自不薄也他日者儲材既飽將歸吾故鄉以耕以釣終吾餘年風雨不得出則出吾所儲以爲文一以追憶往事借溫舊夢一以述其所經告之後人但能如云亭山人者製一戲木布之人閒其聲價可以流傳至三五十年則更不復他想此談戲零拾之所以作也

吾乃談戲而前文大類自傳自銘又可代自跋極浪漫之能事矣視所書已多即此收結其不及談者姑記於容字債中

編戲贅言者乃三年前編戲本時所草吾之所謂贅言與畏廬老人之所謂贅語似類而實不類騰語乃譯書時之感想不能夾入書中者則於譯餘言之每讀之而喜焉吾之贅言則爲編戲時自立一範圍非以告人者也今附談戲之末亦自有說



贅言乃專爲編戲而作。所以述其以何因緣而編戲。復以編戲結如何因緣也。今之談戲。動機發於張君之一函。思欲以統系之作。成爲專書。則不得不於平時儲其材。吾所知者。雖不盡於此。而所以談之之意。則大致略備。戲之爲物。爲藝術上之一怪物。其體甚巨。其齡甚壽。始從客體方面。探其外表。繼由主體方面。略解其成分與組織。吾於戲爲門外漢。只此已屬放膽。誠以嗜戲之友。其知能皆十倍於我。然以各矜身分。不肯言戲業中人。或欲言之。其能則誠過我。其知乃未必及我。且文詞亦非戲業中人所能勝。吾文固平平。惟以之談戲。或者尙可稱爲勉強可用之工具。而世之以高文典冊談戲者。其作品固亦汗牛。惟所談似未嘗爲我輩命筆。然則復有何人談我所欲談之戲者。此所以放膽爲之也。

抑今之所談。於藝術。於美。於真。於樂的。果有當否。我則不敢自信。今姑言其略。

如前所述。且談之以示吾友。吾亦隨時零拾儲之。吾囊果有人焉。讀之而樂。示我以所談。大致尙不至傷風敗俗。作肉麻語。惟有不必要談者。如某類無聊。如某類淺薄。如某類吾則以後。凡友人戒我者。皆不復談。其有一節一段一義一解。爲他人所不願談。不屑談。或不談。而爲藝術上所不可不談者。吾則勉焉。若並此而無之。則吾亦不復談。

名曰零拾。爲自由伸縮地也。今所談於戲本爲獨多。餘皆不及所列各表之量。隨意爲之。不爲例拘也。有不必一一解釋。而人能明瞭者。則亦不費詞。他日儲材若多。友朋中助我者。各分類而任之。然後統系之。整理之。或有副吾私願之一日。今特拋輒之初引耳。

年來鬻居京門。生平舊雨。散在四方。有時千里遺書。多不報。懶不自諱。實則既不願作尋常寒暄語。而德不進。業不修。又無可以告故人者也。於學。豈惟不進。

乃益荒落。雖然戲亦學也。吾不能戲。未嘗不可談戲。即以此示我春樹暮雲相憶中之友朋。以代寒暄。並告以此。即我之所謂孜孜焉進德修業者。亦即吾之盛德大業云爾。



## 談戲零拾四

前述戲爲藝術上之一巨物。且一怪物。欲其綱舉目張。則不能不就其主體客體。條分而縷晰之。主體則於其成分與組織。拆分爲若干件客體。則凡對於戲劇。有如何之表示。或研求者。皆須有精密之分晰。如前所述及分類。皆極簡略。必得人焉。各就所知分類而任之。積塵儲消。可成山河。我姑發爲嚆引。以待能者而研究之法。可分數方面。

於論理。凡一事物之內包與外延恒相因。其內包所含。演繹之可至於無窮。而外延乃以歸納而愈小。推得吾所欲言之事物而爲一戲之爲體。推廣之則分爲若干類。類又分類。至於無窮。此演繹之事也。就其一事一物而溯其源。確認爲出於何處。最後則消滴歸原。此歸納之事也。如上節所談。關於戲本者。爲獨多以內包言。戲本爲戲之一體。以外延言。則戲本分類。又可推之於無窮。而吾

說仍不爲詳。卽如上述各類。而一二談之。已可爲巨觀。故今不更推演。且談所欲研究之法。茲假定一戲爲

『黃金臺』

其類爲舊派中之歌劇。其分工爲老生與二花面之『重頭劇』。其唱爲某腔某調某板。則屬於音律。其詞句分若干種。則屬於戲本。某伶會如何唱作。如何九之夷立。汪桂芬之田單。則屬於伶典。此戲有何特種過門特種作法。則屬於戲典。而自吾人客體上觀之。則第一此戲合於通俗教育否。則爲評戲。此戲以何伶爲最佳。則爲評伶。田單諸人。歷史上有據否。則爲考證。與列國演義合否。則爲考小說結果。則認此戲有無存在之價值。如欲存之。則其於第幾類第幾種有存在之必要。此就一戲而談之也。

如認某種編製。乃爲良戲本。某種性質。乃爲有益於通俗教育。某種調門。爲佳

某種作法爲合於『真的』或『美的』則如『黃金臺』合否不則某戲乃合此格。此就對戲觀念而談之也。現在之黃金臺。只演出亡一節。不宜名爲黃金臺。此則又屬於戲本之定名矣。秦腔良乎。皮黃良乎。二者相異處何在。如『黃金臺』秦腔如何演之。皮黃又如何演之。秦腔某處不及皮黃。而某處優於皮黃。此類戲究宜以何腔演之。此就戲之派別而談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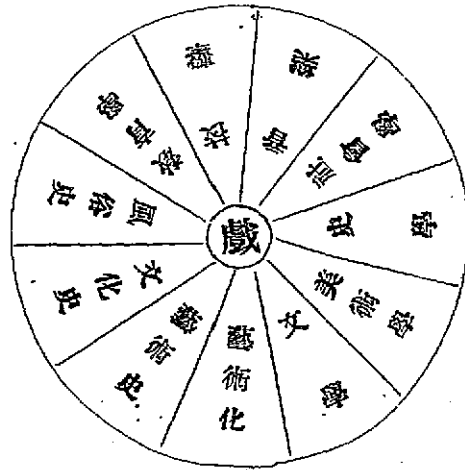
此戲爲歷史戲。如以今日所稱『真的』之定義繩之。則演此戲時務處處求合於歷史之真的。則田單應作山東語。且須作山東之青州語。（此非笑話舊戲亦有行之者如『審七』作河南語『送灰麪』作山西語是也）夷立鄒妃則應作燕語。（此則巧合矣。然猶未必真似也。）田單之大夫應服何服。且須確爲戰國時之服。而非周初之服。田法章改妝時。何以不避嫌疑。田府既無眷屬。田先生何以乃用乳母。若有眷屬而所見僅有一乳母。且田大姑娘。何以不穿耳。

夷立豈不疑之。此就狹義的『真的』而談之也。

夷立念白中之『之職』與法門寺劉瑾念白中之『之職』有何分別。何以確是夷立而不是劉瑾。某伶如何念法。係獨創或係取法於某某『玉兔東上』句之倒板。何以必須在簾裏唱之。換板後三眼快慢皆隨便。有定則否。『奔忙』之落音有尖落者。有平落者。以何爲佳。田單對夷立之強笑。以某伶能爲形容盡致。此就調門與伶典而談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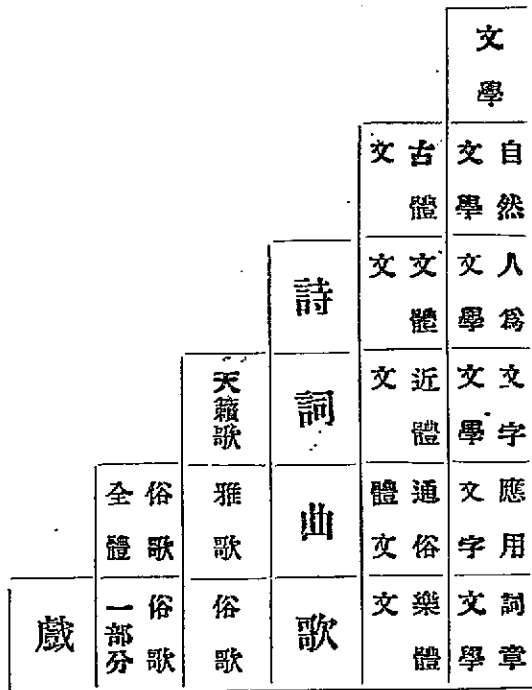
以上述之法研究舊派中一戲猶未盡。至其全體則繁雜何如。其中含有文學、史學、美學、歌曲、音樂、武術、技擊、風俗史、文化史、社會史之諸大原料。即一『戲史』若自有戲以來。考至現在。僅記其名目與種類。已可成爲偉大之著作。試以論理學之圖法測其輪廓。

# 戲之涵



而即以文學之一部分推之。則如下。





文學中有詞章文學。詞章文中有樂體文。樂體文中有歌。歌有雅俗。而戲為俗歌萬種之一種。以內包言其質如是之繁。以外延言可知其量之應如何大矣。試再略圖其中所涵之要素。而可以推而廣之者。

此乃借用論理學之分種類法。如曰戲為文學之一種。或曰戲中含有文學。如上圖皆可通。若設「文學為戲之一種」一則不詞矣。故以文學為網。今所談在戲。而不在文學。故以此圖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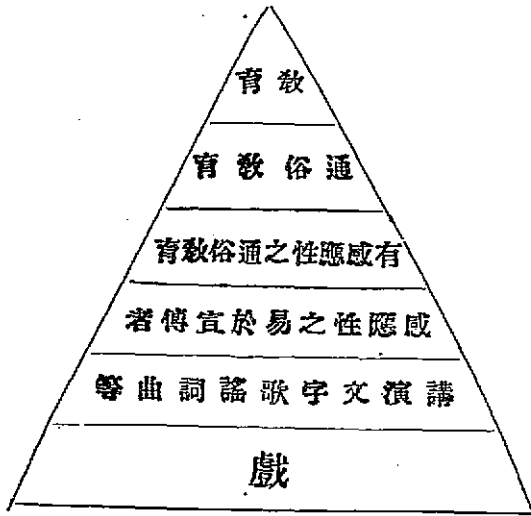
此表歌字略近於所謂「唱」一非古之所謂歌也。



戲 樂 拾 四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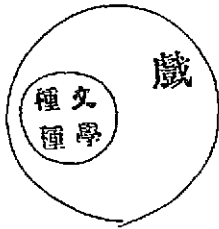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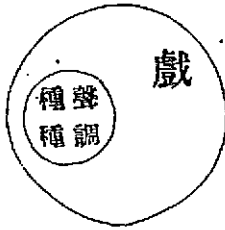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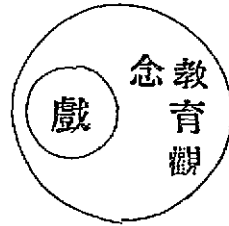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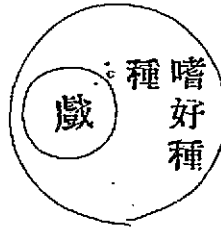
若再分之。可以至於無窮。吾人於餘力之暇。擇性之所近。容身於其中之一小。部分。苟得其趣。亦「猶賢」之一事也。而吾之現在對戲觀念。尚不敢如是之漫散。所致力者。略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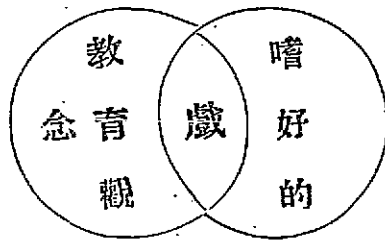
此由教育觀念之內包而歸納於戲。若曰教育中有此一部份耳。

若以容易着手之方法言之。則更無須高談教育。姑假定嗜戲同志最普通之觀念得下圖。

而戲之可以供給我之嗜好者則如下。



善則任擇所嗜而取其一得嗜戲同志數十人。以至千百人能如下圖則戲之進步不遠矣。



或因嗜好或因教育觀念而對戲能爾得其相等之成分。

此研究之大略也。同時同地而觀戲於一舞臺下。千百人有千百人之對戲觀念。不能強同也。同時同地而聚數人或數十人之嗜戲者。而談於一室。亦各嗜其嗜。不能強同也。謂人之對戲觀念皆教育的。而無所謂嗜好者。參雜其間。固

未敢盡信。然謂嗜戲者皆絕對無教育觀念。則亦不可。吾因戲故而得交之良友。多矣。人莫不各具一欲。有以使戲進步之思想。特研究之法各異耳。戲不一類也。則研究之法亦不一。嗜戲者不同好也。則所以研究之者亦不同。然而無須強同也。吾嗜聲調。則求其聲調必如何而進於良。吾嗜文詞。則求其文詞必如何而進於良。其他類是有一部分之進步。斯一部分良矣。同志之士各就所嗜而致力焉。夫然後美滿良好之戲可得而觀焉。且也戲爲藝術之逆旅。而伶乃過客。世之薄戲者。未必皆戲之過。其惡之之心。十九生於對伶。而不在對戲。今日之所謂伶。吾雖百口而莫爲之辯。惡之誠是也。試更思之。戲乃公物。今之伶烏得而私之。其所以竊據至今者。社會棄之。伶乃拾之耳。非伶之罪也。誠愛戲者。不宜因伶而遷怒於戲。知戲爲社會之公物。即不能起而與今之伶角。亦宜出戲於水火而登之民衆。藝術之衽席上。還爲

社會之公物則伶爲專業之弊自此可祛伶之人格亦隨以俱高而戲乃不爲世話病。近日伶格。視十年前已高。惟尙非自高之。乃社會高之。能自高之。斯真高矣。

雖然今日之戲尙在伶人割據之中思欲避之而不能也。吾既談戲則『戲史』亦其中應有之義。未來者不可知而過去及現在仍不得不溯之於今之所謂伶其三十年來沿革之大略可得而述焉。

此次所談側重舊戲。舊戲中又側重皮黃。秦腔。皮黃。秦腔。又側重京派。則試述所謂『京派』之沿革盛衰者。

前於評伶中謂梅蘭芳有『幸運存焉』。非泛泛語。亦京伶之一小小沿革盛衰史也。女伶之興在清末。始於滬。盛於津。獨入京較晚。一北京風俗。雖係國都。而頗有頑固之稱。一風氣之流行。必後於他處。而既興之後。則亦必盛於他處。如紙煙。麻雀。女子時妝。皆然。近日伶人之『海式』乃大狂。前三年有身分之

伶猶薄之也。北京人遇事講究，無事不求其「作到家」，「養咄咄，喫鼻煙」皆可代表此習，所謂「喫盡穿絕」是也。此則風俗史中事矣。民三四閒，女伶乃獨步。即上文所稱「劉鮮大戰時代」也。此時「捧坤角」之聲浪，有如浙門潮聲，天地俱暗，即鼎鼎大名之譚鑫培，亦莫能與抗。有時鼓與貼其「擎手好戲」，且有一日兩演時，然其「叫座」能力終不如廣德樓前之車閘馬喧也。故譚嘗發爲憤語：「誰教你不是婆娘」其牢騷可知矣。戲史家亦謂之「陰盛陽衰時代」。此時之梅，初露頭角，嗜戲者之心理，既狂熱於捧女伶，實則一部分亦起於「捧旦」。雖以武生如楊小樓，淨如金秀山，生如譚鑫培，皆須「閉門家中坐」，或則遨遊滬漢，不敢與女伶爭其鋒。『陽性戲迷家』乃無可如何，不得不低首降心而捧梅，所謂「以日攻日」是也。是故以京伶最近盛衰史言之，梅實可謂爲男伶中興之中堅人物，非過譽也。其時爲梅吶喊者，固有一部分。



之真正梅毒而此類亦屬不少吾謂其有幸運存焉者以此。

歐洲大戰何嘗非吾國之『幸運』且爲百年不遇之幸運然而吾國若何者然則幸運固不易期利用幸運而起者亦存乎其人嗚呼梅蘭芳亦伶傑矣哉。

吾乃提筆而爲左氏之『初字訣』矣。崑曲盛行時之京戲吾生也晚不得而知之矣。光緒初元京戲三派猶鼎立三派者秦腔皮黃崑高也。中葉之間崑高漸微秦黃對峙矣。其時之戲定班而不定園秦黃聞之然而所謂科班猶必兼學崑如梅巧玲俞菊生即現在之陳德霖輩皆崑底有評崑黃優劣者曰『雅是雅優是優』吾極佩其言崑曲固雅然而論優則不如皮黃一則詞句太文二則過場太板崑曲式微蓋亦爲優勝劣敗定律之自然結果不足歎息然而吾不薄崑世間事皆多方面者各自努力可也。

光緒甲午與庚子之間。秦腔爲最盛時代。其時秦腔亦真有人才。如老月兒紅、郭寶臣、二寶紅、十八紅、銀娃子、朱娃子、天明亮、蓋絳州、蓋陝西、一條魚、撈魚、三盞燈、一陣風、侯俊山、金娃子、柴狗子、十七生、元元生、皆能獨當一面。而郭寶臣、侯俊山尤傑出。今之薄秦腔者、或認魏連陞、驢肉紅爲秦腔耳。宜其薄之。若寶勝和全盛時代、兪汪輩皆不敢正眼覷。大而洪者若黃鐘、激而亢者若變徵。翁而和者若南宮、淒清幽咽若水下灘、哀哭訴如巴峽猿。若二進宮、南天門之合奏、則所謂大珠小珠之喻、其雜錯、旬旬激盪之喻、其嘈眩、皆不足以形容之矣。吾猶耳熟焉、而能詳也。

秦腔之衰、半由環境、半由自身。環境者、皮黃孟晉、秦腔之步法較鈍、而山西之匯兌業衰落、亦一重大原因。此又涉於金融史矣。自身之衰、在於不出人才。果有其人、未嘗不可轉移環境。是又不獨責之秦腔矣。

庚子以後。皮黃乃獨霸至今。中爲女伶獨步者若干日。如上述。而皮黃中心。則仍不出男伶數子。逝者已矣。其存者。師承淵源。猶有可談之價值。惟應歸入伶官傳中。今乃談京派沿革者。試略言之。

京伶皮黃家。惟老生與武生。猶有派。前者如汪譚。後者如俞黃是也。俞派武生。或名爲靠把武生。如楊小樓。尙和玉。皆俞派正宗。而楊瑞亭。沈華軒輩。亦自命俞派者也。黃派爲短打武生。今已無人。典型猶具者。惟一李吉瑞。汪派近亦式微。卽一貌合神離之張毓庭。王雨田。猶不子遺。惟譚派。則『滿城爭說』。目紛紛矣。然而蘇黃顏柳。皆胎自右軍。各能變法。而出新意。遂以名家。『大老板』者。一京伶稱程長庚爲大老板。而不名大老板者。京伶之公共大老板也。其右軍乎。

京伶薄李吉瑞爲『外江』。實亦一人才也。吉瑞字星甫。爲吉利班之干

里駒。惟非京派耳。樸實厚重。常御布衣。無一毫伶人習氣。昔在津時。曾與之組織正樂育化會。而吉瑞爲之長。津中業伶者。莫不心服。其操行可見。前作遺之。甚以爲憾。其藝亦沈着精悍。臥虎溝。獨木關。皆名作也。

程長庚戲之組織。卽一龍套。亦非能數支崑曲者不辦。故其作品無懈可擊。其軼事甚多。人皆能言之。此應置之『伶典』中。而蒼頭突起者。則有孫菊仙譽之者。至謂與汪譚分鼎。菊仙初至京。其時正程余對峙時代。卽長庚與余三勝也。而汪桂芬楊月樓亦有聲此時。之譚鑫培尙屬幼稚。時代之一後進。如光宣之交。之余叔岩（其時名小小余三勝）也。菊仙本票中人。其派又爲京人所不經見。其唱以氣行。行處忽咽。吞處忽放。程余每笑之。然實自成一家者。

菊仙天津人。喜施與。有古俠士風。以余所知。伶人中以慷慨著者。張黑而外。惟菊仙。菊仙於宣統某年。由申回津。津人至以『老鄉親』呼之。而不

名。可。以。知。其。爲。人。矣。

張黑南皮人。爲『開口跳』之正宗。藝精熟。人亦直鯁。有俠氣。最反對男女合演。曾自編演說方言男女合演之弊。頗痛切。若生於今日。亦不怕挨罵者也。今之反對男女合校者。求如吾之老盟兄全君衡甫。敢直陳管見。公然提案於省議會。此事吾不知。昨讀竹園叢話第三集。乃知之者。已不可多得。衡甫或可證爲頑而且固。然視面則依。唯以博新文化家之彩聲。而退則腹誹者。何若吾所以重思張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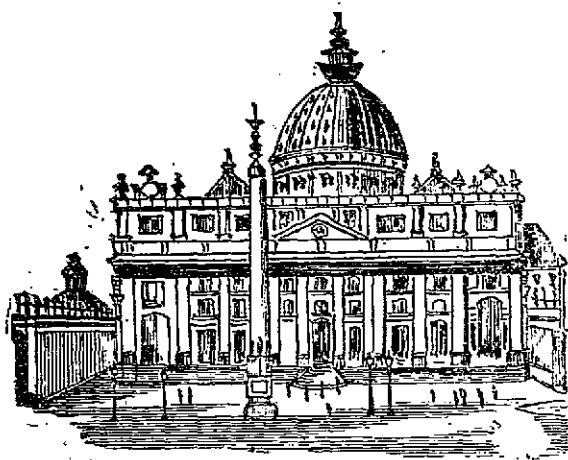
居平極願與張黑等人交。有真肝膽。真性情也。吾所不忘伶界中之友朋。不僥一張黑。評伶乃專就藝而言。不免遺珠。伶官傳中材料。俟單闢一欄。而談之。

程余爲一時瑜亮。而余獨不傳。程則桃李盈門。余則中散之甯陵散矣。然而伶

人桃李之盛。尤推俞菊生。至今俞氏。尤以專門成班爲業。若現在之俞振廷輩。是也。菊生之高足。自推楊小樓。惟小樓之父。亦伶界中自占一席者。即楊月樓也。其得名爲猴子者。以常與菊生配演金錢豹。安天會故。故人謂小樓亦曰小楊猴。與菊生齊名者。爲黃胖。即今日所稱之黃派也。二黃者。其一爲黃三。乃淨角。專工能戲極多。金秀山。其苗裔也。

汪桂芬派。得其神髓者。爲汪笑儂。特遺其貌耳。笑儂之名。即由桂芬而起。非本姓也。今所目爲汪派者。仍指桂芬。而笑儂亦自成家。潑水。哭祖廟。各調。皆笑儂創之。近日男女諸伶。頗有專門學笑儂者。易辨也。

以上爲京戲沿革之略。史吾書所重。乃別有在。所以略言之者。乃以證明小小一戲之興廢盛衰。其間皆有不可僥倖之因果。律又可見一切事業。莫不存乎其。人。人亦有言。政治無絕對之良美。戲劇亦何獨不然。得其人。則興。不得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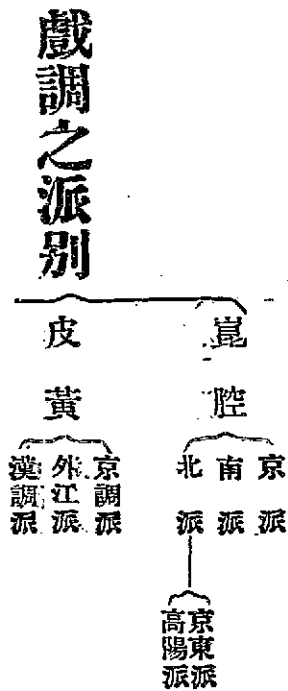
談。戲。零。拾。四。

則。廢。不。論。何。種。何。派。苟。有。傑。作。皆。可。名。世。正。不。必。爲。無。意。識。之。門。戶。爭。也。

談戲零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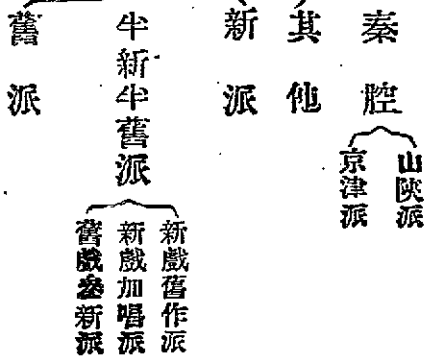
上節略述京派之沿革。乃專就皮黃業盛衰沿革而言。今則談其派別矣。此節原擬談音律。嗣以徵集之參考書未備。而所約定關於音律教我之友人。一時無暇。則俟之下節。或第二集。蓋余於音律不諳。不能妄談也。

此次所談之派別。仍就京津現行各戲而談之。其間不無隨時變易之處。茲只述其眼前可據者。約分爲如下之派別。





# 戲體之派別



此之所謂新舊。乃藝術的一部分中之分別。非就戲之全體而言。一詳見上節主體表。茲先述半新半舊派。

此派以最近之歷史言。可謂之始於王鐘聲。繼之者為金月梅。光大之者為楊韻譜。而三派又各不同。

王派 不用唱。而舉動念白。仍屬舊戲式。可以歸之新戲舊作派。

金派 此派不止一金月梅。姑以先後之資格表代之。如近日之「諸葛亮招親」與「姜太公賣麵」。皆此派之產物。完全爲舊戲之精神。而參以新戲之方式。故可謂之舊戲參新派。

楊派 楊韻譜不足以代表奎德社。奎德社亦不足以代表此派。姑以最著者名之。便於舉例。此派完全用新戲精神。而加以舊派之唱。故可謂之新戲加唱派。

王鐘聲 浙江人。幼育於滇。故言語帶雲南音。其獻身舞臺也。始於上海之春陽社。即馬湘伯諸名流所倡辦之戲劇改良會也。其戲以布景寫真爲主。惟舉動仍用舊式。其在天津。曾與嚴君慈約宋君則久諸人。創新戲於北馬路之大觀茶園。頗爲一時所推重。後以營業上之阻礙。不久遂輟。殊可惜。嚴君賠累甚巨。

也。其戲在以深刻之刺激力激動觀衆。吾嘗對之有所商榷。然而以時考之。不謂之肯犧牲之豪傑不可也。其時女伶之有思想稱者。只一金月梅。大觀茶園之營業部與月梅有重大之關係。嚴君諸人固外行。王鐘聲亦外行也。大觀既停演。月梅乃以其術而爲變相之新戲。即所謂『義婚孤女』、『姊妹易嫁』。聊齋與今古奇觀新戲之時代也。一時頗負盛名。惟其思想知識則去王遠甚。然以一女子能以其不南不北之音。不柳不葦之唱調。不雅不俗之詞句。衣伶不稟之藝術。能嶄然出頭角於舞臺上。寔致成爲風氣。開今日『狸貓太子』、『天女散花』之先河。亦尤物也。

昔戲曲改良社開幕時。月梅曾登壇自爲演說。頗能言戲於社會之關係。思想亦異於他伶。若爲女伶傳。月梅其佔甚長篇幅者也。

此派戲頗宜於中下社會。村酒大肉肥膩解饞也。既不若講腔講調之非知音。

不能聽。又不若歐化俄化之非有知識不能解。炫爛熱鬧。無奇不備。此風極流。行於海上。新舞臺。新新舞臺。大舞臺。大舞臺。日夜驩聲。振耳車馬。絡繹稍遲。則人滿者。皆此類戲之吸引力也。北京人號稱懂戲。而二三年來。一「狸貓換太子」。不知爲無真藝術之男伶女伶。換去多少袁頭錢。吾謂官繡金月梅而祀之也。

楊韻譜嘗言「寧賠不排換太子」。昨聞其「梁武帝」一戲。亦頗利市。甚矣北京人之懂戲也。

繼月梅而起者。則爲劉喜奎之「新茶花」。此戲不知有何精彩。乃北京人空城。空巷奔走相告。而看茶花女者。殆兩年而強。某君曾作劉喜奎歌。膾炙人口。極形容時人傾倒之狀。維妙維肖。有「願作喜奎騎馬布」語。可以想見之矣。今此戲雖衰。而變相之新茶花。不衰。其魔力亦可驚哉。閱報云。喜奎仰藥殉夫。果爾亦可哀也。

此上二派。一則新戲而參舊。一則舊戲而參新。皆能取得一時之聲譽。而吾之所謂半新半舊派者。則仍屬之奎德社派。

奎德社之戲。其戲本半出於外行本。即上節所談之教育部本。南開本。各私人本是也。編製各本之原動力。皆單純爲教育的。奎德社以此等戲本故。獨樹一幟者數年。上年至天津。亦頗受社會上熱烈之歡迎。其長處。在有新戲之所應有。而無舊戲之所應無。如迷信、猥褻、荒謬、種種舊戲上最受詬病之處。則屏除之。而新戲所不滿於普通觀衆之點。如直率、無唱、演說式、教訓式。則力避之。以此能自立於另一地位。尤宜於婦孺。以其多家庭戲也。如珊瑚傳、尹澂甫君本、庚娘傳、梁巨川先生本。皆家庭戲。觀者易受感化。實通俗教育之利器也。

吾因林君墨青而識梁巨川先生。以與凱銘有一日雅故。尊以長者禮。先

生者年碩德。尊之宜也。先生極謙和。每晤輒談戲。尤懇懇於半新半舊派。嘗囑余試製戲本。因事未能也。及拙著問世。而先生已爲人心世道殉身。於積水潭。不及見矣。每觀庚娘傳。輒憶先生也。

此派之半新半舊戲。以「戲格」繩之。則所謂兩不夠格。殊無價值之可言。以其既不夠新。又不夠舊。不成其爲戲也。而進一步擬之。舊格有何天經地義。所謂格者。不過行之既久。社會公認之耳。然則此格。他日能得社會公認。亦何嘗不自成一格。是格與不格。根本上殆不成問題耳。

一 詞句念白。皆普通語體。不如崑之文。亦不如秦腔之俗。而又無皮黃中之專用語。(如好不傷人心也之類)如家常談話。婦孺皆曉。而又帶有戲之念白。有頓挫。有抑揚。較天然戲之念白。又易聽。

二 加唱爲舊派之最顯明者。而此派之唱。與舊戲完全不同。舊戲往往以唱代白。不解唱。則戲情全失。此派唱自獨立。可有可無。且唱爲一宗美術。有專好之者。新戲以無唱標異。亦有專以無唱爲病者。帶唱戲百讀不厭。無唱戲則不願再看。第二次此多數人之心理也。

三 一切作法。完全與天然派不同。天然派重自然。以不假做作爲上。而多數人則認爲『人人可能何必看戲』。此派作法。皆脫胎舊戲處。處皆含有舊戲藝術上之所謂美。

此不過就其特異者而言。至戲本之性質。又不在此例矣。吾之所以暫時利用此派者。以此。

所謂新派。指歐化俄化各種新戲而言。如各學校各新劇團所演者。皆此學校中人。當然只能演此派。然而高手亦自有其相當之藝術。非果人人可能隨便。

登臺也。若以藝術化之本義求之，則較一切舊戲尤難十倍。舊戲之表演，有許多可以器械代之者。天然戲則非純粹之藝術化不爲功。如表演『哭泣』與『死』。舊戲中極易哭，則一『哭頭』。秦腔單有哭板。『死』則一『掃頭』。已足觀衆亦承認其爲哭爲死。其佳者能形容一二已屬良技。若天然戲，則哭爲何種之哭，死爲何種之死，皆須專門爲之表演。如眞非舊式伶人所能解也。

舊戲最易表演者爲『病』。腰圍一裙（戲班之所謂腰包），頭紮一巾，便是病態。觀者亦承認其爲病態。解其裙，下其巾，便爲病愈。觀者亦承認其爲病愈矣。天然派之佳處在此，難處亦在此。

舊戲未嘗無藝術。惟所法不同。舊戲一槳可以爲船，一鞭可以作馬。其能者則於一槳眞能演出乘風破浪之勢，令觀者以爲確是船。於一鞭眞能演出馳驅跳躍之勢，令觀者以爲確是馬。此即藝術也。天然戲亦然，非必眞船眞馬乃爲。



「真的」也。

吾嘗觀紅豆館主之戰宛城馬驚一場。真有龍騰虎躍之勢。傑作也。何在而無藝術者。

舊戲上樓梯有「旦七生五淨三層」之說。旦七如彩樓配。生五如坐樓。淨三如買家樓。可見無事不有規矩。今則己不講究矣。至有上時有梯下時乃無梯者。一戲也。亦退化不少。他復何言。

新派方如茶如火之時。一日千里。正未可量。惟吾所欲言者。以爲欲置身於天然戲中。第一先決問題。則「職業的」乎。抑「遊戲的」乎。如遊戲也。何所不可。必欲犧牲色相。而專門從事於戲。且欲恃爲職業。則願於職業二字。大加之意。吾之藝術必如何。乃可爲世重。他則吾不敢知。以吾最近所見及之。天然戲若欲恃此博觀衆之百讀不厭。似尙須爲加倍之勉力。男女青年乎。戲乃高尚藝術。

世俗所云不久皆不成問題。惟切己之學。在以吾之藝術能自立而得社會之信仰。否則所造祇此出校之後。吾之所能。其所以應付社會者。乃不能與一向所鄙視之優伶角。則『賊夫人子』之罪。必有尸之者矣。

昔辦戲曲改良社學生之卒業者。多不能自立而恃爲職業。搭舊班則非所學。創新業又未能得社會信仰。再營他業。則多以曾經學戲爲嫌。從此不農不工不伶。所學皆非所用矣。至今思之。對此班學生諸君。猶芒背也。

吾亦『賊夫人子』者歟。記之以自懺。並告來者。

舊派不必更絮絮。吾所談者。十之七八。皆舊派也。

北京之崑曲。現稱榮慶社。該社卽北派中之高陽派也。此名爲吾所杜撰。其人亦不盡出高陽。姑名之便於引用耳。此派之外。爲京東派。即灤縣樂亭豐潤等處。北方崑曲久失傳。惟此數處。廣陵散猶在人間。京派卽陳德霖等之所學是。

惟皆與南派不同。崑曲自以蘇白南律爲正宗。其性柔。其體文。其質則綺麗纏綿。與吾北人之慷慨悲歌者不協。北人習崑。正如李逵喬妝作新婦。即其氣息已不似。此就大體言。非謂北人便不宜學崑也。吾友有習崑且者。嘗旁聽之。即「拷紅」中「小姐之「姐」字。蘇人學之。普通語卽得。北人學之。百變其舌。而終覺「渾不似」也。若云惟吾所欲。何必蘇。然則戲亦多矣。何必崑。學崑而不足。崑不如其不學耳。

崑乃專門學。吾所能談者。知製曲與度曲。判然兩事也。製曲者。依譜爲之。卽得度曲。則非先求之音律。不可。音律亦非難事。惟着一字。而能不振喉盤噪。乃爲曲家之曲。若四聲猿。若西廂記。其詞卽佳。乃文人之曲。而非曲家之曲。此則可以皮黃家尖團字喻之者。也有時一字於文詞上爲極美。而於音不叶。則寧易一較不美之字。而務求其音之叶。此在皮黃中已然。卽如上述「年邁爹尊」是。

也。聞諸退菴老人。『不惟牡丹亭不能歌。即桃花扇亦有不可歌者。』舉例甚多。蓋作者即能度曲。未必字字皆推敲之一不經意。則乖戾生矣。且歌者未必皆通律也。各有師承。各有宗派。南北異宜。剛柔異質。有時某人以爲不叶者。而某人乃以爲極叶。吾編戲本。初未嘗爲歌者聲調上設想。然歌者亦未始不可入絃。惟有時不能繼以字音耳。

吾意以爲崑曲當置之音樂專門或美術專門中。非通俗戲劇。又聞蘇君夢魯言。豐潤一帶之崑曲。與高陽派同一師承。惟武技不同。韓世昌等初至京。田君凱亭極揄揚之。凱亭嗜崑曲。即京東派也。又有人謂京派崑曲。乃文人書本上之所謂崑。然而氣息尙近。若陳榮會輩。直唐突。崑腔。矣。此言雖謔。不爲無理也。秦腔之山陝派。今已絕響於京津間。差有遺意者。惟一小禿紅。若近日天橋一帶。之以陝調標榜者。乃京伶會與薛固久等配戲者。仿爲之。其發音根本不是。

也。京津派之秦腔，則又有新舊之分。舊者爲第一期之女伶所創，如小蓮芬、小榮福、張鳳仙等，十五年前所盛行之『十二咳』者是也。近惟金鋼鑽能之新派，則不可勝數矣。秦腔之佳處，在以直取勝，可以表代北方民族抗爽精悍之性，不以委婉花腔見長。且秦腔無所謂高低絃，以噪就絃，不以絃就噪。視皮黃爲獨難。若近日新派之秦腔，則除却花腔，沒可聽矣。吾非謂秦腔必須山陝，更非謂新派有何不如山陝派。其間只有異同之比較，初無優劣之比較。新派而佳，亦可獨步，不必一定秦聲。茲節乃談其派別，以爲近日之所謂秦腔，非山陝之秦腔。乃京津之秦腔，初非有所左右也。

秦派爲田間產物，故仍須川之田間。吾人若欲以戲曲爲工具而實行其所謂『到民間去』主義者，則改良秦腔較改良皮黃尤爲當務之亟。其質然也。凡非文人而聽崑曲，必以爲太『溫』。（溫與文不同。文與質對，與俗對。溫則與爽利

對痛快對若曰不爽利不痛快也。而鄉人視皮黃其蘊之也。猶崑曲也。秦腔腔調較皮黃簡單。一平板熟。則凡平板皆用之。一例板熟。則凡例板皆用之。不似皮黃之一戲有一戲之調也。論美自數皮黃而論適用於鄉曲之優則不如秦腔。吾亦曰美是美。優是優也。且秦腔有數種板眼。每不能十分適用於皮黃。而獨宜於秦腔者如

## 鎖板

半路中忽然鎖住。頗覺乾脆。如「賜環」之「可惜了」句是。以下再接尖板或倒板。如「流泉」將出。峽而先迴旋。咽住也。

## 鬆板

唱將畢時。將板一鬆。又有大鬆板。小鬆板之分。一則爲文場暗示。一則使觀者知其已畢。老於伶者。當場要鼓板。不必先說也。此惟秦腔獨宜。

## 尖板

此種板皮黃亦極多。然不如秦腔用之之恰好。而又與「亂倒板」不同。如金山寺在簾內所唱之「被天兵」句是也。如奇峯飛來。不可以常調測之。非高亢之音。不能充滿此板。皮黃中「一字半」調已極高。在秦腔平平也。

## 甩板

所以甩開使第二人借腔接唱也如雙官誥小生之詞認他是誰即甩板以下即衫子接唱矣此乃皮黃所無

## 垛板

原許多詞句於一句中唱之惟秦腔極宜皮黃中惟淨角尙宜餘則不適而秦腔青衣尤以此板見長

細分之仍多。今乃談派別者。姑以上述五者比較之。此五種板眼。即所謂爽利。痛快者也。而惟秦腔用之最適。北方民族。有天賦上之爽直性。斯斯文文。則不慣。專就直隸山東山西東三省各處言之。其鄰曲。開流行之戲。可謂爲皆純粹。秦腔（他種戲及皮黃皆極少數）秦腔何以獨受歡迎於鄉人。則以恰合於鄉人之心理性情及其知識程度故。

文化之進也。皆由簡而繁。由濃而淡。由直而曲。聲色味皆然。鄉人於色。無所謂淡雅。深紅大綠。其所好也。鄉人於味。無所謂清腴。酒烈肉肥。其所嗜也。於聲也。

亦然所知者大鑼響鼓喧闐熱鬧而已與之歌陽春白雪則昏昏睡矣知識所  
限不可強也秦腔之聲質以直入耳心沛其始也即由忼爽直率而成聲終以  
還之其忼爽直率之心理性情故能訢合無間耳

關於知識程度則又不僅在聲而尤在戲之淺近易解深合於鄉民生活之分  
際此意已於前談戲本時略及之矣秦腔多『平民戲劇』若列其戲之全體而  
表之『平民戲劇』當占十之七八試以草詔打車黨人碑諸名作與秦腔之  
『黃桂香研磨』『李三娘打水』『置之野田鹿場間與鄉人知識上爭短長高  
下則黨人碑之敗北不待著龜也

秦腔戲可存者甚少然而大體極適用爲通俗教育計非亟亟焉改良秦  
腔不可次之如『天津子弟書』『灤州影戲』之類皆風俗上之怪物但  
能利用之勝於禁止之也昔曾試爲改良影戲之舉惟二度梅脫稿其本有佳者不盡如京津所演者也



皮黃之漢調。吾更不解。惟自余洪元來京後。始知有此一種耳。然其作法則與型具在。譚鑫培少年時於此。必三折肱者也。其唱則不易辨。周君支山亦如是。言支山深於皮黃者。猶如是。以其與京派相去甚遠也。昔在武漢。亦曾觀其戲之所謂皮黃者。似與京調相去不遠。余洪元儻別有宗法歟。

外江派乃京派薄視京外伶人之名。凡非在北京坐科者。自京伶視之。皆外江也。前已言之。茲不贅。

惟京派亦有今昔之殊。近日科班。祇一富連成。猶有聲若絨慶。若福清。皆莫能與之抗顏行。富連成由喜連成改組。故其頭班弟子。皆以喜名。如侯喜瑞。康喜壽。是二班乃連字。如馬連良。富字乃排爲三班。如譚富英。然而真正京派。則仍屬之於成名之老伶工。說見京派沿革中。

至所謂『徽派』。近日已無其名。實則京派之始。皆徽派也。二十年前有『徽

班之名者。所以別於鄂派。今則混合不分矣。大抵京戲之崑。來自蘇。如梅巧玲。皮黃則來自皖。鄂如程長庚。余三勝。譚鑫培。秦腔則來自山陝。其固有者。或即今日禮失求野之所謂『京椰子』。餘則皆參以外來之混合化者。然則文化問題。亦可以不爭矣。李文忠督直時。皖之官吏。有徽班名。則又班其所班矣。

單絃一物。確爲北京之特產。余另有考。性不應列之談戲中。

新年已過。舊年將至。所書已多。姑以此爲第一集之結束。不及談者。俟之二集。吾何以忽然談戲。自亦不能言其所以然。欲談之。斯談之矣。生理學。非醫學也。惟醫學。而曰不兼通生理。固不可。而治生理者。則固其不啻不通醫也。然又未嘗不可以言醫。且有時所言爲專門醫學者。所不能言。譬之江河。其堤岸各不可犯。而其源泉之在深深地下者。又未必其不相通。然則吾又何不可以談戲也。

自知所談極蕪雜。既曰談戲。而又不循規蹈矩以談之。以談爲戲。且以戲爲戲。更有時以戲爲戲。而成爲戲談。而戲談又成談戲。謚之曰「無聊」。吾承受焉。吾因之有感矣。此書之成。約半月餘。脫稿日。適爲自黃帝造甲子以來第七千二百甲子之末。此乃有人據竹書紀年推得者。有無錯誤。吾不負責。以數計之。蓋四千三百二十年於茲矣。此四千三百二十年間。王莽時。甲子提前四年。此另一事。今不談。一過去之戲。爲無量本。卽除去黃帝未造甲子以前之年月不計。此四千餘年歲月者。亦可謂悠久矣。吾乃適生於第七十二與第七十三甲子之間。之一短短時間。試更橫推之。此大千世界中之一小小寰輿。其間以強國名者。已數十。一日之間。又不知演戲若干本。吾乃一貧弱國之民。而占國中斗大一城之北京。十萬分之一之住戶中。蝸居一室之一寫字檯。吾之地位。亦麼麼矣哉。昔著雙魚珮。既竟爲之詩曰。

『持此告觀者慎自占腳色』

以如許長之歷史。如許大之世界。其間能稱爲腳色者。幾人。且有淨焉。副焉。丑焉。貼焉。而正生正旦。蓋不數數見。然則人生以剎那之時。開占么麼之地位。宜若之何。而勉力焉。吾鎮日所演者。何戲。主觀歟。客觀歟。以生理之人生觀言之。吾身一膿血。裹骸骨耳。以哲學之人生觀言之。吾身。其何恃。而不與膿血之軀。同時漸滅。若自玄學之人生觀言。則我身。又非我有也。吾又何惜。此非我有之身。而不皇皇焉。其爲我。然則我果何以自立於此。剎那么麼者。宗教家告我曰。他日將升天堂。天堂有何可樂。不終日碌碌否。不見啼女哭否。不恩讐纏結否。不榮辱得失痛癢甘苦否。皆無之也。則天堂亦復何趣。皆有之也。吾生即與此碌碌啼哭恩讐纏結榮辱甘苦者。以俱來而復何羨。夫天堂吾乃拋荒。現在之天堂不樂而求之。將來莫須有之天堂耶。畢竟天堂何樂。吾不甚了了。不敢以。

想像之詞。欺諸君佛學家。又告我曰。凡生皆幻也。『無明』閒之。遂味『眞如』。汝試向本來處思量。法吾嘗飴而甘。嘗藥而苦。遇恩則感。遇讐則怨。此乃幻耶。而曰甘藥而苦。飴感讐而怨。恩乃爲眞。吾重思之不解也。既云『眞如』。然則何以又有『無明』。所謂『本』者。二者一處來耶。『眞如』亦謔矣。不一處來耶。則眞如何來。『無明』又何來。思量云。何而又何樂我生爲我耶。爲非我耶。云爲非我。何以有佛與我。以佛我不爲也。科學家曰。『世界萬象皆有定律。汝其循定律而行。』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吾爲學乃承認科學方法。而人生觀則願學孔子者。然則就吾所知能之所及。亦曰爲之而已。室有鑪溫而不寒。竈有煙腹可無飢。家人戚友有情感。有禮貌。花有香。月有影。吾處其閒而樂。即以爲眞。其不可思議者。則不思議之。其不可倖免與夫不可奈何。及有相對理論。暫時不能定爲絕對是非者。則任之不可僥免。如老病死。

吾○不○畏○死○亦○不○厭○生○也○不○可○奈○何○者○如○恩○讐○吾○未○能○人○我○俱○忘○恩○則○恩○讐○則○讐○可○也○相○對○理○論○者○如○婢○僕○事○我○我○養○婢○僕○既○未○嘗○強○之○各○自○情○願○不○爲○虐○也○吾○若○與○與○夫○講○平○等○則○我○尙○可○拖○車○令○與○夫○乘○之○奔○走○數○百○步○若○令○與○夫○持○吾○之○筆○換○錢○以○養○我○則○平○等○之○實○以○害○之○矣○凡○吾○所○持○皆○如○是○觀○不○欲○異○人○以○鳴○高○亦○不○願○託○名○藏○拙○而○自○廢○人○生○觀○有○孔○子○爲○學○有○科○學○方○法○皆○前○人○所○以○遺○我○者○我○守○之○而○亦○不○泥○之○至○於○我○之○作○品○於○世○有○益○乎○有○害○乎○殊○不○敢○自○信○但○知○爲○之○而○已○廢○話○誠○多○害○世○者○或○少○就○令○有○害○非○我○本○心○我○天○君○泰○焉○卽○以○質○之○宗○教○家○佛○學○家○而○亦○可○通○者○此○吾○之○所○以○談○戲○也○

本書文體大似近日之高慶奎。一戲之中有汪有譚有賈洪林且時帶劉鴻聲以格言之不成其爲作家也。草時每藉以論文或勉之或戒之則任學一格乃至葉菜博議水滸傳紅樓夢新民叢報大食故宮餘載管韞山

之八股文、桐城派之小品，皆備自知無似，姑以爲樂耳。

吾讀項城張君馨菴之「格格言」而懼焉。曰：異哉！世間巧合之事，乃如是其不可思議哉！其言富翁也，則吾親見親聞耳；目中之富翁也，而延師一節尤省。此乃鄉曲閒人，其名不見於名公鉅卿，張君必不之知。然其所言毛髮皆動，畫不如也。或張君理想中人，而竟有其人，巧合焉。或張君耳目中人，而更有其人，巧合焉。使以吾所知之富翁而觀張君之格格言，則必曰：此罵我也。怒於色，怒於言，甚且欲與張君搏此人。而若更知名譽重於生命者，則張君一言而結不解讐矣。然而張君不知也。吾爲戲本，每有巧合，致避之而不能也。此文一出，吾知必有怒我者。

頃聞人言：德國某大學之教授某，因紙幣之厲民也，乃追本尋源，而罪及於我國之割徹。柏林大學某教授駁之，其辯甚烈。有是哉！因果互孕之無

方。比。量。也。漢。武。有。靈。囿。其。泣。矣。必。嗚。嗚。然。曰。冤。哉。枉。也。吾。爲。文。有。時。如。生。  
理。學。家。言。神。經。反。射。至。最。烈。時。可。以。不。任。受。大。腦。命。令。乃。至。舉。筆。而。不。敢。  
有。所。云。云。今。之。談。戲。即。思。所。以。避。之。也。然。而。安。有。容。心。者。吾。於。實。業。界。得。  
良。友。二。曰。張。君。澤。民。曰。趙。君。廓。如。又。作。某。戲。本。時。欲。寫。一。長。厚。渾。樸。古。  
道。照。人。者。則。澤。民。輒。現。吾。眼。前。又。欲。寫。一。精。明。幹。練。才。長。心。細。者。則。廓。如。  
輒。現。吾。眼。前。此。景。今。猶。憶。之。於。戲。自。今。以。往。安。得。吾。耳。目。中。盡。屬。澤。民。廓。  
如。其。人。使。吾。筆。下。盎。然。滿。春。夏。氣。而。與。讀。者。共。游。於。春。夏。氣。中。不。亦。快。哉。  
不。亦。快。哉。





## 編戲贅言

編戲者對於觀衆，應負一種責任；我編戲引人來聽，來看，畢竟使觀衆領略些什麼滋味？或發些什麼情緒？

演戲不是演說，不能先豫備一段大演說，生吞活剝，夾在戲裏。要把想說的話，隨戲中情節，偶然發揮幾句，自不覺節外生枝。

元人劇本，說白極簡略，優人可以隨意增添。中國傳奇派皆然，其所重不在說白也。要使全本說白，都字字可以寫在紙上，其中嘗發現不可思議之困難，以我輩所編之劇本，不願使演者隨意增減，則不能不將一切話頭，語氣，都寫箇完完備備。所以欲編劇本，必須在尋常談話上處處用心，極容易說的話，往往寫不來；極簡達的白話文，寫到劇本上，便不成話。此中甘苦，煞費尋思。

言語是一種學問。中國人普通談話的程度，多不及格。對什麼人說話，應當如何說法；在什麼地方說話，應當如何說法；在什麼時間說話，應當如何說法。要處處地道，亦不是容易的事。這亦是編戲者的責任，要給觀衆說個樣子看。

大家花錢來聽戲，爲的是聽戲，不是學生來上講堂。所以編戲本，要真把他編的像個戲。我們想利用伶工演我們的戲本，要先替伶工設想，他們要賺錢喫飯，不是替我們充當講員。所以編戲本要真把他編的夠箇戲。

作小說可以替書中人說心裏的話，編戲可沒法子替戲中人說心裏的話。無故自言自語，是不合情理的。果有其人，豈非瘋魔？舊派受新派的攻擊，便在此處。然而現在流行的新劇，依然不能不用這個方法。戲者，戲也。必『刻舟求劍』，則衆生擾擾，何一非戲？又何必上臺演之？既要上臺演戲，即自命爲純粹新劇家，細想亦是瘋魔。

更願編戲家以供人愉快爲主，多編喜劇，少編悲劇，因爲中國人所處的環境，無處不是傷心慘目之地，惟有聽戲時間，或可以開口一笑。何苦教大家來戲場裏，亦要受那『傷心慘目』的痛苦！

從前著名的傳奇，曲本，都是文學家的事業。是豪門，權貴，自家養着歌姬，家樂唱的；不是通俗的戲。至於近日的亂彈戲，多由伶工輾轉口授，沒有一定的戲本，所以越演越不成個東西。坊間亦有印行的戲本，又都是小書賈謀利的事，村俗不通，更不是箇玩藝。現

時演戲的價值，是一天比一天高。將來演戲，一定是必要發達的事業。我願真會編戲的大家，多編出幾本好戲來，流傳在社會上；雖然算不得名山事業，總算是更勝於博奕的猶賢乎已。

我們編戲，固然不是考據古樂，講究聲歌；亦要想幾千年來，爲什麼這件事去不掉？古人把『聲』與『色』並提。可見這聲歌的嗜好，亦是人類天性中帶來底。『康衢』，『擊壤』是怎麼箇歌法，雖然不可考，然而必和尋常說話不一樣，可以斷言？『考槃』，『采芣』都是士女隨口的歌詞，不見得一定有什麼譜。總而言之：人類都有這種自然而然的嗜好，編戲家亦不必一定要排斥歌唱。我們能夠編些良好的唱詞，假如把那『孤王酒醉』『先帝爺』種種唱詞的領土奪過來，亦何嘗不好？

有人說：『新式時妝的戲，和古妝不同。扮上現在的人，穿上家常衣裳，張着大嘴唱二黃；實在不合情理。那麼，古妝戲就合情理嗎？古妝戲大家看慣了，以爲應該有唱，是受了古妝戲的迷。諸葛亮當日說話，亦必不能張嘴就唱。看諸葛亮的戲，便爲唱的合情理。看時妝的戲，便以爲不合情理；這都是習慣上的事，其實沒有分別。』

不但歌唱不合情理，舊戲的擡手，動足，沒有一樣合乎情理。便是不唱，亦是戲，絕不像箇真事；要是真能處處和真事一樣，這種戲管保沒人來看。現在有一種純粹新戲家，完全仿照外國的說白戲，不用舊戲的方法，自己不報名，不自言自語；這種戲我亦贊成。但是這種戲單是一種學問，不是尋常伶工能演的。便是現在自命爲純粹新戲家的，據我看，仍然脫不了舊戲的派頭，總和真事不一樣；兩個對面談話，要那麼高的聲音幹什麼？說是：『爲教臺下人都聽得見。』既是爲臺下人說話，便是戲，不是真事。

由此看來，我們暫且別管他新亦罷，舊亦罷，姑且利用大家都有這好聽編的習慣，且編幾種有益的戲，給大家聽聽，且不必分門別戶。

我們編戲，是打算給一般普通人看的；陳義不必太高。要多編『家庭戲』，『社會戲』，借地灌輸一般人的常識。我們在社會上不容易看見的人，教他能夠出現在戲臺上，大家看了，亦算『慰情勝無』

所謂『不容易看見的人』不必一定要寫那空前絕後的『奇人』與『怪傑』，只是多寫幾箇『端人』，『正士』，『慈父』，『孝子』，『良妻』，『賢母』，『友兄』，『悌弟』，便是現在不容易看見的

人。常有這類人，教大家心目中受些感化，社會一定不會壞了。

編戲不能沒波瀾，舊戲的波瀾，大半都是壞人謀害好人，好人受了多少罪，結果，雖然壞人遭了報應，然而好人亦狼藉不堪；平意未嘗不善，往往給壞人作了榜樣，不如多寫好人，少寫壞人。

編戲不能沒科譚，傳奇家的科譚，專罵丑腳；正生，正旦，總是古板正傳。亂彈戲的科譚，又村俗不可耐，且千手雷同；聽之生厭，此間最難恰好。

孔云亭著桃花扇以不用良家婦女登場，爲忠厚，很有說他對的。其實這箇例不通的很，良家婦女不宜登場，良家男子當然亦不宜登場，他的桃花扇中，便有史閣部，怎麼該重女輕男？中國普通人看戲，便是拿戲當歷史看，勸善懲惡，必數典於戲，婦女尤甚，所以更要多編些良家婦女的戲作榜樣。

試問中國普通人心目中的人譜：一定是李逵，黃天霸，王寶劍這些人勢力最大，說孟母，不見得都知道，要說那教子的王三娘，差不多沒人不知道。何以如此？不能不說是戲的力量。戲劇有這麼大的力量，所以編戲絕不是毫無關係的事。我們能夠給大家另造一種模範人。

物的新人譜，把那李達，黃天霸，的勢力完全推翻，編戲家亦可以自慰了。

從前有幾位同志，在改正舊戲上去下工夫，結果是很失敗；因是舊戲是不容易改的，舊日的伶工，都有牢不可破的師承，比方自命爲「譚派的」，凡是譚叫天怎麼唱的，他一定是盡力摹仿，便是叫天唱錯的地方，他亦得照錯上來，不然，便不夠箇「譚派」。〔這種例很多。能談舊戲者，皆能言之。〕而且還有營業的關係，他學會一樣戲，到那裏亦要唱的，一箇伶工改了，別的伶工都不改，是不行的。聽戲的亦不承認，還說他唱錯了。所以不如另起地盤，另編新戲。

舊戲的魔力，是大家承認的；我們想把他的魔力推翻，便不能不利用他許多的方法，引觀衆肯上我們的門，然後方能取而代之。要是一味的排斥舊戲，讓你說的怎麼有理，他的魔力是不會減少。

我們利用舊戲的方法，不是專爲迎合觀衆心理，舊戲所以能夠使人百讀不厭的地方，自然亦有他獨到之處，所以纔站得住。舊戲何止幾千百種，膾炙人口的，亦不過常見的幾齣戲。甲此看來，果有膾炙人口的新戲出世，只要有幾種戲站得住，便能在戲界上開闢一箇新局

面。

中國人對於戲的感情，雖然是各有所好，大別之不過三類；第一類，是聽覺要過癮的。第二類是視覺要過癮的。前一類，可說是專爲聽唱。後一類，可說是專爲看戲。聽唱要懂行，凡是舊日自命爲顧曲家的，都是講究聽唱的。斬子，碰掛，誰沒有看過？一切過場，他都不看；不是腰瓜子。便是說閒話。等到了，怒惱楊彥昭，歎楊家的地方，他纔聚精會神的聽。那箇字唱的高些，低些，長些，短些，輕些，重些；都有講究。看戲的，要看功夫。冀州城是怎麼箇摔法？打棍出箱是怎麼箇走法？罰子都是怎麼箇跌法？惡虎村是怎麼箇轉法？安天會要怎麼猴頭，猴腦？金錢豹要怎麼妖風，妖氣？亦是都有講究。這兩種人便是舊戲的護法；其實，還都是少數。多數的，只是要看戲中的情節，這便是第三類的人。我們便在這箇當兒，找那舊戲的魔力所在；前兩種人，固然不要拋荒他，最注意的，是用十分之九的精神來支配那最多數第三類的人。一箇戲場中，有一千人來看戲，前兩種人，至多不過一百，其餘九百人，都是要看戲中情節的。說到戲中情節，那舊戲簡直可說是完全要不得；迷信，猥褻，固然是要不得，就是比較好一點的戲，亦是沒情，沒理，演



什麼戲，不像值什麼，種種荒謬，說不勝說。在這箇地方，便是我們編新戲的推翻舊戲，取而代之的大機會。

凡是一本戲，都有箇用意所在，舊戲家謂之戲膽，勸善，懲惡，是普通的，至於形容這種用意所在，全在情節上要明瞭完備。暫時不妨利用舊戲的方法，來達我們目的；假如能夠把舊戲的勢力奪過來，以後使用他的方法，不用他的方法，都可。

誰學問，是隨時進化的。編戲亦然。一箇時代，有一箇時代的需要，社會上需要什麼，編戲家便應當供給什麼；絕沒有抱住幾百年陳腐老戲的情節，永遠不變的理。讓他在當時是最好的戲，到了現在，亦是要不得；何況當初便不好。只是他的勢力甚大，一時不能完全廢掉，只好暫且利用他的面目，換成我們的精神。我以為，如此辦法，勢順易舉，絕不是擁護舊戲。

以前寫了許多條，不過是想起什麼說什麼，東一句，西一句。很不是箇說法。以下分出次序來說，似乎還清楚些。

作者編戲的程度，很淺很淺。對於舊戲，更非純乎其純的旁門外道。那麼，是自命新戲

家嗎？更是不敢冒充。到底想着怎麼樣？在作者現在對於編戲的觀察，以為應該如下面所說的。

第一：先要確定我們想着編戲給大家看，究竟是爲什麼？是不是專爲大家醒脾？或是借他過自己嬉笑怒罵的癮？

第二：我暫時主張利用舊戲演法的。爲什麼要暫時利用他？可是我們編的戲，和舊戲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裏？

第三：何以不能及時直捷了當的，便編那純粹新戲？（新戲指西洋式純粹說白戲而言）必要弄成「宗不新不舊的東西，是不是臆拙以巧？

這三箇問題，是必須經過一番徹底的審決，要明白答覆的。否則便是無意識的舉動。我且先寫出這三條答案，說明我的意思。然後再討論編戲的種種方法。

就上文說，本應該把各種問題一一標明，然後逐條討論，但登報不比著書，不如先說明一項，再另提一項，比較着簡當。

人閒世，種種萬有的現象。從古至今，說不盡是少年，多少事；到底是幹什麼？簡括說

來，只有一件事，就是「生活」。不但人類是生活，種種萬有的現象，不過是大家生活狀態的變動。再往大裏說，不但一切有情是生活，一切無情亦是生活，天地亦是日在生活之中，沒有生活，便不會知道有天地。（此生活不專指生計言）戲劇是人類生活的「反光鏡」。人類社會種種生活的狀態，自己不容易看清楚自己，就是看別人，亦是片面的，段節的，惟有戲劇，是能夠把全部分的狀態，從正面，從背面，都一一反射出來，教自己看。我們編戲的大主腦，便是要實寫社會生活的現狀，教大家都完全全的看了，各自領受一種反觀的覺悟。

戲劇又是一面正照的鏡子，最公道無私。你長箇什麼樣子，他便照箇什麼樣子；一點亦不能假借。醜人照鏡子，決不會因為照的醜，把鏡子摔了，就因為他是公道無私。然而沒有鏡子，絕不會自己看見自己的醜。假如別人說他怎麼醜，一定說的不十分像，而且難免不願意。惟有教他對着鏡子自己照去。

同是箇生活，有高，有低，西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生活，都是生活；先別說誰高，誰低，要教大家先知道自己生活的狀態，看見自己是怎麼回事，能夠促起他自動的覺悟。

到了那『睨而不視其類有訛』的時候，自覺着愀然不安於心。同時，給他再看一種完全的人生活。教大家回家去，睡在牀上，五更天醒了，還忘不了看戲時候所受的暗示。這種神妙的作用，我們赤手空拳的想把他施展出來，惟有借重戲劇。

這便是『我們爲什麼要編戲給大家看』？的答案：還要補足一句，不論是新式戲，舊式戲，都要有這種作用。至於用那一種式樣，這是方法上的事，儘可擇其便利的用。

上條說演戲的式樣，儘可擇便利的用。那麼，便利不便利，寧甚麼作標準呢？就是，現時用那一種方法，能夠受多數的歡迎，就用那一種。很不用分門別戶，入主出奴，費那不相干的精神。

我們只是爲對於多數人要施展我們的作用；現時的多數人，還是承認舊戲式樣的多。（其中亦有若干理由容後說到方法中再細談）所以姑且利用舊戲，這裏面並沒有什麼重要的理由。

我們的戲，和舊戲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裏？舊戲是描寫『特殊階級過去生活』的，我們的戲是要實寫『平民社會眼前生活』的；舊戲是教觀衆看別人，我們的戲是教觀衆看自

己。

我們的戲寫生活，舊戲亦是寫生活。便是賣胭脂，打櫻桃，亦是生活。因為出了生活的範圍，便沒有事，那裏還會看戲？不過他的思想惡劣罷了。前邊說過，舊戲的情節，是完全要不得，就是較好的舊戲，亦是不要不得。便因為他都是描寫特殊階級過去的生活，和當下看戲的人，毫不發生關係。

最忠憤動人的，無過於草詔。可是看這種戲，教人有什麼感動？除去心裏難過外，不過知道方孝孺是箇忠臣罷了。這是頂好的，其餘更不用說了。一切歷史戲，都是如此，而且還是顛倒錯亂的多。

最談笑生風的，便是打頑子，雙搖會，等等，請問這種戲，還有一句是人話嗎？舊戲中除過這種戲外，便沒有喜劇。多少人成天裏看這種戲，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受這種戲的感化，有多危險！

舊戲的悲劇，可多的很。說句武斷話，亦沒一樣可以要得。對銀杯，鐵蓮花，種種，便是悲劇的代表。只是描寫野蠻的殘酷；教人看了，三日不怡，並不發生回甘的感動，這種戲

看他幹什麼？

至於社會戲，更可用兩句話包括他，其結果不是升官發財，便是男女苟合。看戲的可以看見平民社會眼前生活的，只有這兩件事。多少年大家天天要看的戲，只是這箇樣子。所以這編戲，真是不不得已的事呵！

以上是說根本上不同的地方。那麼，爲什麼不簡直的提倡新戲呢？我亦有箇答案：

前邊說過舊戲的演法，是大家承認的。所以姑且利用舊戲，並不是有什麼重要的理由。至於純粹說白戲，一時不能實現，其中有三層難關：

一人才：把看戲當作一種下流的玩藝，這箇時代已經過去了。將來必有文學家，藝術家，現身舞臺，鄭鄭重重的，來辦這件事；這是我敢相信的。只是現在還不能夠立時實現。我們編戲本，不能藏之名山，留到將來能夠實現的那一天再演。要是編成那現在伶工不能演的劇本，只有束之高閣。所以先利用舊戲。

二資本：便是我們聯絡同志，犧牲色相，自己去演；按現在一般人的嗜好說，一定是顧客寥寥，（演好了自然有人看然而亦不能持久）非豫備賠錢不行。這種失敗，從前是經驗

憑的；賠錢不算什麼，那伶工們知道我們的新戲賠錢，更阻了他們的動機，他們便要認定新戲是不成功。便永遠沒有自動的機會，這箇關關可是大的很。

三建築：要認真演說白戲，中國一切新舊戲場，是一處亦不能用。必須另有特別的建築。因為中國戲場的建築，可說是完全不宜於演說白戲。說白戲重在表情和言語，非教臺下人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不可。演者即用最低的聲音，亦是一樣能聽得清楚，有一處聽不清楚，說白戲的好處，便減少許多。外國的戲場，有能容萬人以上的，觀眾的距離，都差不多，一樣聽得清楚。中國有這種建築嗎？而且看戲的許多舊習慣，亦不是一時能改過來的，所以新戲容易失敗。

我們便拏寬羣力，辦理一處新式的戲場，這固然是我極歡迎的事；但是，全國許多戲場，一時如何能夠都改過來？任是新戲從此進步，最快亦要十年，這十年之內，大家是天天要看戲的，不如先有一部分人，專辦這過渡的新戲。

外國亦不盡是說白戲，而且我們作事亦不能盡摹仿外國。外國如此，我們亦如此，未必是對；外國人不如此，我們如此，亦未必不對。不但戲劇也。

英國的莎士比亞在戲劇上的價值，是人人共曉的，英國人常說：『十六世紀，若沒有莎士比亞，便是文學上沒了太陽』。推崇亦算到家了！然而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便專和莎士比亞的戲劇爲難，攻擊批駁，幾於體無完膚。其實莎士比亞的價值自在，時代不同，便生異議；再過若干年，必又有人批駁托爾斯泰，一定和批駁莎士比亞一箇樣。這是可以想到的事。過渡事業，都是如此。

以上說明我不是不贊成新戲，爲一時便利起見，不能不利用舊戲的演法，作箇過渡。以下論到各種方法，都是本着箇說法。

講到編戲的方法上，亦須分開次序來說。今天先說：『宗旨』『取材』『布局』『修詞』這四條。因爲這四樣是編戲者和觀者，演者，未曾發生關係以前，便須想到發生關係以後的事；一處不注意，亦是不成功的。爲行文上便利起見，還是說了一項，再說一項。

此處說的『宗旨』，和從前說的那『爲什麼要編戲』的宗旨，範圍大小不一樣。從前說的，是所以編戲的原故，現在是說每編一本戲，都要有箇宗旨。簡斷說來，便是演這本戲有什麼用意，教大家看了，有什麼用處。



西洋戲本，我看過的不多，不敢妄談。西洋小說，我很看過幾種；差不多都是，無意中得了一宗遺產，成就了他許多美滿如意的事。這種思想，可見是東西相同的。中國人沒有這種習慣，便想不出天外飛來的機會，於是乎想到中狀元，升官，亦能夠成就他許多美滿如意的事。這種思想，未嘗不可作為勉人為善的方法，但是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人要都等着夢想那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以圖僥倖一得，天地間那有許多？清簡不能作宗旨。

中國戲本善懲惡的宗旨，亦是最普通的。人作了壞事，便有四值功曹，出來記錄他。觀音菩薩是專門救護好人的，像這類的勸懲法，現在是許多人不承認的了。更不能拏這箇作宗旨。

除過鬼神戲劇外，便是依賴官吏；不論什麼疑難冤枉，最後都仗着一箇有權力的清官，替他解決，比鬼神戲是較近情理的了，其實依賴官吏，和依賴鬼神一箇樣。這箇亦不能作宗旨。舊戲的無理取鬧，說亦沒箇完，且說我們的宗旨：

我們編一本戲，不論寫那一種生活，都要給他一箇生活的表現和批評。不必一定要搜奇立異，（專門搜奇立異，這是拏戲劇當玩意兒時代的思想。）不怕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一箇極

平常的人，可是裏面都含有濃郁的活力，教觀衆看了，吸引起他那不自覺的同情；自己尋思，自己了解，自己安慰，自己省悟，自己去尋那生活向上之路。

我們的宗旨，固然亦不外乎勸善懲惡，但是善等着勸纔知道勉，惡等着懲纔知道怕；已落第二乘。假若他不怕懲，不受勸，該怎麼樣？我們編戲的宗旨，只是把這一層的障眼，用推牆倒壁的力量打開，赤條條，從人類的同情上，實寫一種生活裏面濃郁的活力，和觀衆的同情融成一片，教他點頭覺悟。

有人說過：『演戲是催眠術』。更有多數人說：『演戲便是教育』。這兩種說法，我亦承認。但是，只把觀衆看成受術者，受教者，可就失了戲劇的本分了。觀衆不是來受教，如何能用教育的態度？說戲劇可以算教育的一種方法還可，要用教育的宗旨，作戲劇的宗旨，根本上是不行的。

今日撮要說來：戲劇這件事，可說是催眠術，亦可說是幫助教育；可說是借他勸善懲惡，亦可說是替人開心醒脾。然而都不是戲的宗旨。

那麼，這編戲的宗旨，應該怎樣？就是，每一本戲，不論寫家庭，寫社會，寫政治，寫法

律，寫好人，寫壞人；寫歡樂，寫困苦，以及宇宙萬有的現象，只是教大家看了，便教他感受濃郁的同情，心裏自然好過，或是自然難過。

至於說到『取材』上，這範圍可就大了，宇宙間無時無事，不是生活的現象，便無時無事不是編戲的材料；用好了便是良材。不怕極小一宗事體，都要用精密的思考，把他審量箇澈底澈根。往大裏說，什麼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沒一樣不是編戲的材料；往小裏說，在衆人不留意的地方，如同，撐船是怎麼箇撐法；推車是怎麼箇推法；都要處處地道。不然，便不夠箇戲。（這是編戲者的責任並不會說到演戲者本文範圍以編戲爲限）

譬如造房屋，宗旨是意匠，材料便是甄，石，木料。沒有好甄，石，木料，有好意匠，亦造不出好房來。最要緊的，有兩箇大條件：一，『開眼』；二，『細心』。

開眼，是要懂得什麼說什麼。比方要編歷史上帝王的戲，便要真是帝王的家數；假如沒開過這宗眼，只好不說他。要是說帝王不像箇帝王，便不是好戲。記得二進宮的戲詞，有兩句是：「手把宮門往裏望，又只見龍國太坐龍床，懷抱太子哭老王。」這箇不能責備唱戲的，只可說是當日編戲的沒開過眼；他不但沒進過乾清宮，一定連端門，午門亦多沒見過。

（二）淮宮是明朝的戲，所以如此說。）

不但說大局要開眼，說極小的事，亦要開眼。人只知道紅樓夢描寫大家貴閥的勢派，是出色當行，其實，紅樓夢的長處，全不在此，他能寫極瑣屑的事，極醜陋的人，教他維妙維肖，這不是想像能得的，非真開過眼不可。

儒林外史亦以寫醜陋人物見長，然而他的品格，便低一等了。他想寫什麼樣的人，總要帶出批評的臭味來，這便因為他寫的不十分像；不加批評，便恐觀者不懂他的意思。紅樓夢說什麼人，何嘗自帶批評，然而觀者如親見其人。便因為他寫的十分像，何以能十分像？只是寫什麼開過什麼眼。

比方常住天津的人，誰沒到過河北公園？只要到過，便算開過這宗眼。但是公園內，有何建築？有何樹木？有何標誌？路綫如何；距離如何？差不多的人，便不留心。假如編戲時候用着他，說來不十分對景，便是平日不曾留心的緣故，所以開眼之外，還要細心。

這不細心的毛病，傳奇家犯的最多。他只顧在詞藻上下工夫，卻不細心體察人事，往往是臆脣不對馬嘴。這還是「把編戲當玩藝兒」時代的思想。這種毛病，引證起來亦說不盡。至

於亂彈戲，更不成話了。我們編戲，想要寫什麼像什麼，非隨事細心不可。

取材，要照演員的能力。現時真正的文學藝術家還少。我們既然編舊戲演法的劇本，只能照現時伶工的能力辦到的作材料。假如取材太高了，伶工實在夠不上，勉強演來，一定是弄不好。固然要比舊日伶工的東西提高，可亦要照顧他能力辦不到的地方；實在辦不到，只好暫時割愛。不然，戲本和伶工的能力，相差太遠了，一定這本戲不能通行。

取材要審度劇團的資本。布景，砌模，都是劇團最用資本的地方。我常說：「布景若是不好，不如不用。」布景弄得非黽非馬，反不好看。比方最普通的雨景，要真講究起來，都非有真正的學問不行，不是隨便安箇水管子，從上面流下來，就能算下雨。要是這種布景法，倒不如舊戲全仗作法的好。

舊戲的御碑亭，是形容雨景的。若有好伶工演出精神來，真彷彿是雷雨齊作的樣子。布景若是不合法，溜者又以爲有布景，用不着作法，反弄得不成東西。

近幾年來，中國的劇團，亦有參加布景的，總算是一時的進步。說完備，固然不稱，但是劇團裏有了這點動機，當然要日新而月異。只是我們編戲本，還不能依賴布景。因爲布景

不但要學問，還要資本；一種景子要用到數百元，覺着現時演戲收入的代價，便大費氣力，若是幾千元，幾萬元的布景，更是辦不到。所以關乎必須布景的材料，只能酌量劇團的辦的，略加點綴，不能全靠布景見長。

取材要適應社會的需要。汪君笑儂雖然死了，他的幾本戲現在可大流行了。但是受禪臺，哭祖廟，在汪君初編的時候，自然他認為有他的需要，到了現在，便不對景，只能當普通的歷史戲看。通俗戲本，和日報一樣，社會上現時需要什麼，說什麼，不必一定都是傳世之作。社會涼薄，便多編厚道的戲；社會浮奢，便多編儉樸的戲；社會欺詐，便多編信實的戲。這是關乎道德的；至於知識方面，如同世界大勢，文化潮流，法律現狀，政治現狀，凡是一國人應當知道的，都可以酌量情形，編在戲裏，纔是有用的戲。

取材要恰合一般觀衆的程度。人類度量相越，實在是不能勉強的舉。演員有演員的程度，觀衆亦有觀衆的程度。從前說過：「編戲不止是寫一件故事，供人開心，是要實寫民衆生活，引他一箇向上之路」。但是，引他向上的法子，是慢慢提高，不是從地一下子引到天上；所說的話，總要使觀衆能夠領悟。最要緊的，便是觀衆對於這層道理，從前是懷疑，現

在教他了解。決不可說那觀衆萬想不到道理。道理只管高，大家領悟不來，不但無益，而且於新戲前途，生許多阻力。

取材要切中現時社會的利害。戲劇感人，最好是當下見效。因為戲劇本不是說大經，講大法，傳之百世的東西。只要對於現在社會切要的利害，隨時從正面，反面，略加勸懲。總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越是普通人最容易犯的小毛病，越要注意。中國傳奇家的解釋，說是：「傳奇者，傳其事之奇焉者也」。這句話，在從前或者可以如此；現在編戲，大可不必如此。因為事太奇了，往往不近人情。如「燕子銜箋」「春柳入夢」這些事，便真有其事，都是適逢其會，不是人開日用生活上所必須經過的事；就是演到十分好處，還是傳奇家的戲，不是我們主張的戲。今日編戲，越是家常事故，越好。倒不要故意求奇，能把家常事故寫得活活潑潑，方是真本領，方是平民生活的戲劇。

取材要本着一貫的主義，語不離宗。編一本戲，自然有一本戲的主旨。譬如，這本戲的主旨，是寫信義，便要處處顧定「信義」二字，不可游騎無歸。從前舊戲所以不能成箇東西的原故，便因他十九沒有一貫的主義；前半本和後半本，往往各不相干，支支，節節，一段

是一段。要是統合起來，這本戲的宗旨在那裏？絕不能用極簡單的名詞去概括他。因為舊戲專在唱調上下工夫，不會把戲中情節之正當，不正常，用心研究。不論什麼戲，不過是借題發揮他那幾句唱調；所以千手雷同，如出一轍，彷彿是有一定的套子，離開老套，便沒辦法。這是舊戲普通的毛病。這箇毛病，是沒一貫的主義的原故。有主義的戲，是借題發揮，所要說的主義，凡與所定的主義不相干的，自然不能攪入；自然會首尾一貫。絕不能把這本戲中間，割裂一段，加入那本戲，凡可以隨便割裂的，都不是好戲。

近甘新劇家，多不注意劇本，以為上臺後可以隨便談談。結果是沒有不失敗的。便是只有宗旨，不會豫備相當的材料所致。仍用造房子作比方，宗旨只是要造一所幹什麼用的房子；想造住室，或是餐室，或是要造浴所，和一切應用的房子，是宗旨上的計畫。但不是宗旨定了。房子就尋現成了。造什麼房子，必須豫備什麼材料。造這一類房子合用的材料，改作造那一類房子，便不見得亦合用。豈是上臺後臨時現湊，隨便談談，所能恰好的？便有這類天才的戲劇家，亦不是人人可能的事。所以取材一節，是編戲最要緊的工夫。彷彿造房子的甃，瓦，木，石，都要實在的東西，不可忽略。至於修詞，布局，種種工夫，都



要看材料的好，不好；布局比方圖樣，修詞比方油漆，雖然亦是要緊的工夫，假如沒有好材料，這些工夫，全沒用處。這一節說的已經很累贅了，大意是如此，深恨還不會說得周到。以下且說修詞的方法。

講到戲劇上的修詞，頗難下箇相當的界說。戲劇不是文學家的事。但是亂彈戲的詞，可不能用文章上的修詞法。無已說句沒標準的話，就是：「要他雅俗共賞」。「雅俗共賞」這句話，很沒標準。因為再亦想不出比這四字還相宜的。只好暫且借用。記得汪笑儂所演的朱買臣，有四句唱詞，很配得這四箇字。我且引來，作箇樣子：「朱買臣出門淚不乾。空有那高卷書，不救飢寒。無奈何，上山把柴砍。到今日，纔知道喫飯難。」沒一字不妥當，沒一字不通俗，稱得起雅俗共賞。因為傳奇家的詞藻太文，亂彈戲的詞句太俗，不但是俗，往往無情無理，令人噴飯。太文了，大家不懂；太俗了，又往往可笑。不論演那一種的戲，都不像那一種人說的話，這種戲聽他有什麼用處？

粗俗還是小事。更有極可笑處。雙官誥有一段賓白，（元人劇本，兩人對語，謂之「賓」；一人自語，謂之白。）三娘命他的兒子，拜見父親。他的兒問道：「我父死在鎮江，那裏又

有父親？」三娘說：「少得多言，拜過了就是。」據我聽的戲，不論是誰，都是這樣說法。細想起來，再可笑是沒有的了。然而大家聽慣了，亦以爲是應當如此。要按情理說，便是父母威權極盛時代，亦不會強迫兒子認老子；像這些地方，不可勝數。至於詞句的荒謬不通，更是隨處皆是，可見修詞亦不是可以忽略的。

托爾斯泰。以小說名世界，他的戲本，卻不大出名。在七八年前，有人說過：「他有一本戲，名黑暗之勢力（商務書館小說月報五卷，一號，遂生君的新劇雜論，亦曾引及此劇。）好的很。」當時中國人對於新戲，還在開荒時代，我便想看看，到底是如何好法，可惜自己不懂俄文，無從開眼。天賜其便，現在有人把他譯出來了。係俄國戲曲集之一，商務書館出版歌譯。便趕緊買了一本，細看一遍，據我的品評，亦只能說一箇好。

但是到底是如何好法？我可說不上來。彷彿只能說是外國好戲。要是教中國戲場上演起來，恐怕現在看戲的，一百人有九十多人要昏昏睡去。因爲他的精采處，不是一般人能領略的。這種戲現在只能先造就文學的藝員，然後再演。或是學校中演的。絕不是供給現在一般人的戲劇。

因為戲劇的修詞，不是文章的修詞，是言語的修詞。（言語亦是文學。）寫到腳本是文字，演到戲場上，便是說話。假如想說的道理，一般人都不懂，或是和一般人的感觸，不發生深切的關係。你以為可哭，他看了反笑起來。任憑如何在詞句上求淺近求通俗，都不能適意。可見雅俗共賞四字，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有人說：『何必迎合一般人，只求我們的戲提高，教一般人向高處走』。這種主張，自然亦有道理，但是果然抱定這主張，又何必編戲，名山事業多得很，什麼樣的高深學問，都可藏之有待。何必費盡心血，編那現在用不着，將來亦用不着的戲本。（將來便是社會進步，社會情形又變了，所以將來亦是用不着。）所以我對於編戲的詞句，以為大體是要通俗的。只是把談話的程度，漸漸增高；或是於特別情景的地方，略帶些文學的臭味。在現在過渡時代，只好如此。果能以後把大家聽戲的眼光變過來，這修詞自然是沒有問題的了。

戲中的修詞，有看似極易，而實在最不容易安頓的地方，便是方言。不但有南北的分別，便是一個地方，亦是各種社會，有各種社會的言語。現在正是『國語統一』呼聲最高的時候，有心人想了許多的方法，打算辦這件事。可要知道，『統一』須把一個地方的語言，先教

他接近。怎麼箇接近法？最好是先就一箇地方，定出一種普通語言來，上流社會，不要咬文嚼字；下流社會，亦不要說那滿嘴土腔。教別人聽了不懂，能夠說一句話，都可以字字寫出來，便是普通語言的標準，這件事在戲詞上，很可以利用他作箇大幫忙。

崑曲的蘇白，按現在說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了，可以不論。近幾十年來，京白的突飛猛進，大有獨霸戲界的勢力。可以說現在盛行的亂彈戲，不論南北，都成了京白的領土，北京的伶人不論到了漢口，上海，營口，以及種種地方，絕沒有迎合所在地方的言語的。只是賣他那地道京白。京白是否可以作戲詞的標準，是另一問題。姑且就事論事，上海的方言，和北京的方言，可算是格格不入了；但是北京的伶人，在上海唱戲，聽戲的人，當然是上海的人佔多數了，然而上海人，聽京白，似乎亦十分了解。絕沒有說是捍格不入的。假如從北京去幾位講演員，到了上海，登臺講演，恐怕上海人不見得能夠那樣的歡迎。可見戲詞的勢力，是不可輕視的。

戲劇的長處，固然還有種種音節表情的關係。最大的原因，便是戲詞，雖然都是白話，比較上比尋常土話，經過了多少次的選擇，差不多所說的話都有講。（此專就詞句說。至於

詞句有道理，沒道理，另是一件事。所以聽的人容易懂。編戲家若能利用他作銜接近語言的先鋒，亦不是無益的事呵！

舊戲中，惟有丑腳好利用土話。伶人還憑這一着博座客的歡迎。其實，這正是舊戲的劣點。戲的好處，全不在此。曼倩談諧，自有精意，不是說幾句土話，聽觀衆無意識的開心。撒野打諢，便是下乘。

我曾有一種奇想，以爲：『普通說話，要是都具有滑稽說白的能力，一國的語言，必易進步，且易統一。』因爲演戲的說白，是有頓挫，有節奏的，輕，重，高，下，頗含有語言中許多的美。人類語言，似乎都應該有這種美，只是不能像演戲的那樣做作就是了。

那麼，修詞的時候，要先想到演戲的時候，必定怎樣說法，方能動聽，方能教大家聽了容易懂；寫的時候，稍不經意，到了演的時候，便不像句話。其間固然亦在演員的能力，然而戲的良否，關係甚大。果有良好的說白，真可以給一般不會談話的作箇模範。我這話似乎太過，要是大家想想中國一般沒知識人說話的程度，亦就要承認我的話有幾分道理了。

至於布局一節，本沒有一定的方法。據我的意思，所有文學上的穿插，結構，前伏，後應，不論什麼劇本，都用着的。便是外國劇本，亦沒有平鋪直敘的，總離不開文學上的結構法，用不着十分討論。現在必須討論的，是除掉文學上的結構法以外；新舊兩派，還有一個大爭點。

中國舊戲的布局法，不論怎麼變化，可有一個鐵板不易的老法子。便是首尾完結。總要編到歸源結果上去。社會上亦承認這種方法。假如你不如此，他便說：『這箇戲，有頭無尾』。一定受觀衆不滿意的批評。這種布局法，到底能令觀衆得着什麼感想？贊成的說是：『能教觀衆看箇前因後果，省得打悶葫蘆』。反對的說，是：『編戲只是描寫各種生活現象的實現狀態，要教觀衆看了給他留箇不盡的思考，教他自己審量去。要是把前因後果都寫箇完完全全，那就索然無味了』。

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我現時是主張團圓式的。我以爲編戲的宗旨，固然不限於一定要勸善懲惡，但是爲現在中國的社會說法。爲現在中國人多數的觀衆說法，只是覺着首尾完結的布局法還好些。因爲大家看了，還可以明白這本戲是箇什麼意思。要是教他打悶葫蘆

一則，扭於習慣，先得箇多數不歡迎的批評；他說：這種戲游騎無歸。阻礙新戲的發展。二則，一般人的思想，還不能說是都有哲學大家的程度。假如把悶葫蘆打錯了，所生的流弊，便不是編戲的時候意料所及。就現時說，似乎還用不着拏編大學講義的原則，來編通俗的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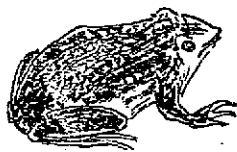
那麼究竟是那箇對呢？我以為世上不論什麼事，都沒有絕對萬古不易的一箇對，何況編戲？一切學問，只能就現在說。只能顧到最近的將來說。要是說到那最遠的將來，總沒箇完。編戲是爲現在的社會說法，只要教多數觀衆看了，比較的能夠得一點良好的感觸，便是有世道的事業。不必說一定可以勸善懲惡。便是能夠教一般生在極悲慘環境的觀衆，看了戲，得箇三分鐘的愉快，亦算是有益於人。很不必高談易卜生，蕭伯納，纔算新新的新劇家。以上所說，不過是一箇人偶然的感想，想起來便寫一段，沒系統，亦沒有確定的主張。很不像箇玩藝。只是盼新劇發達的心思，是極熱，極烈。有本事，有學問，有身分，的先生們，都不肯辦這件事。舊日的伶人，想辦又辦不好，於是滑頭新劇家，便乘時而起。新戲剛纔萌芽，已經弄得聲名掃地，至於中國一般的易卜生，蕭伯納，又持論太高。社會上亦不

普遍。所以我因種種原因。放膽編了幾本非戲，非馬，半新，半舊，的劇本。所說的，只是爲自己編戲的時候，立箇小小標準。並不是。自充新劇家，請閱者當作箇小說看看罷了。這是三年前的東西；所以附印的原故，上面說過了。我談戲有一箇大目的，幾箇小目的。大目的是想着由此成爲『戲學』。小目的是零件的；如『戲史』；研究戲之沿革，派別之類。及其過去的種種現象。如『音樂學』，如『唱歌』，如『審美學』；一切和戲有關係者的學問，必如何可以利用到戲上。而語不離宗的，還在教育。這『贅言』，按體例說，還是一件一色到底的作品。好，不好，不管他；且把他亦印上。而且，有可以和談戲參照的地方。至於談戲，實在作的浪漫，雜糅，好在是箇儲蓄鑿子，浪漫，就浪漫罷！

我會和塞上健兒，試馬於松花江岸。秋草初黃。小雨新晴。真是人生樂事。我的馬術，是沒分數的。只是對付着還敢騎。起初還擺擺轡頭；緊緊鑄眼；打算想坐箇姿勢；騎箇襠口；等到一半里後，馬腰伸開了，本事就少了一半；由不得你了，隨着馬的性來罷！到了一身大汗以後，那裏還有什麼姿勢？一鞍就是多少里；路上有什麼溝溝，岔岔，都看不見。又是快事。又是險事；但能不捧下來，便是本事。夠格，不夠格，那都是旁觀



者的閒話。真好馬術的，又不挑這些眼了。作文字的筆尖便是馬；一下筆，還扭扭，捏捏，秦漢麼，唐宋麼，彷彿是像那麼會事。等到筆尖跑快了，什麼亦忘了。寫極快的時候，簡直筆尖兒不由你作主；亦不知是如何寫在紙上的。那裏還管他那細溝小岔？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再版再改正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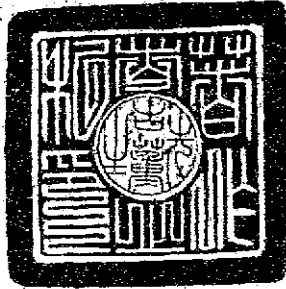


## 跋

嘗有朋友教我作小說。我以為，小說，是早晚要作的。只是打算再遲幾年：一則，見聞多一點；二則，多上幾年歲數，心較平些，氣較和些。因為，作小說，便不能不寫社會現相；而現在中國的社會現相，可表章的，百之一；可罵的，九十九。除開罵人，簡直再沒有別的材料。專為罵人作書，是不合算的。盼着中國人可表章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能得箇褒貶各半，那時再作。或者亦許現在以為可罵的，到那時，變為可表章的；不然，豈不成罵書咄嗎？孔子是不忌諱罵人的，有時更凶——孟子罵人，更刻毒，更俏皮。我們沒機會教訓他，又沒權管理他；假如都去作那『口不言人過』的好人，小人越發肆無忌憚了。所以，罵人只要別揭人陰私；談人閨闈；若是衝着毒害社會，斷送國家，傷敗風俗的，大處去罵；亦是無可如何的。我的小說材料，很夠幾本書寫的。可惜千有九是罵料。因此，一時還不敢打算作他。惟有『談戲』。是我最高興作的事。而且我覺着中國一切現象，惟有『戲』還是可以樂觀的。什麼叫『玩物喪志』，或者有之；然而絕不是戲。我沒本事談正經學問；談談戲，亦算不了什麼斯文無賴。『戲』亦不是隨便談的。我不懂的，請教朋友。再不懂，還可

以關關不談。我所能談的，又何妨談談？至於，談的對，不對，那更是不用惦记的。孔聖人的話，現在還有多少人說他不對；何況於我。何況於我的「談戲之戲談」。只要我覺着可談；而談來又不妨害別人；管他對不對，得談且談。還有一樣好處，全書中，沒一句罵人的話。沒一句傷時的話。人人都可看。因為我談的是「戲」，不管他別的。凡是我所提及的，都是我中心敬愛的好朋友。便是戲界中的朋友，我交他，爲是「戲」，別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纔放膽的作這本「談戲」。至於這本「談戲」，在將來的戲學上，夠箇什麼作品，更不管他。天下事，絕不許說，「某事專是壞人幹的」。果有這樣的事，就該不許這樣事存在。「戲」是大家小戶，要看的；可要說他不是好事！我打算偏要把他變成好事，以後凡是看戲的，都沾不上什麼不好。果如所願，便是讓大家批評箇「無聊文人」，亦幹得過。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補菴談戲第一集

(不折不扣)

定價精裝每册八角

著者 補菴

校正者 伯 嘿

寄售處

天津中華書局  
北京中華書局  
京津各大書局

